

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http://www.storychina.cn)

2016

9月上



STORIES

# 故事会

封面画作者

Ryo Takemasa

# 17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故事花开  
幸福满枝

2017年《故事会》订阅有奖，详情请见封三

# “中国莲都，中国好家风”征文启事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涌现出众多彪炳千古的人物和许多脍炙人口的美丽传说。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发扬光大，现决定以《故事会》杂志等为载体，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全国性“中国好家风”故事征文活动。

**本次活动指导单位：**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单位：**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承办单位：**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政府、新民晚报社、《故事会》杂志社。

## 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

## 征文要求：

1. 主题明确，思想深刻，立意高远；
2. 题材不限，虚构或非虚构均可；
3. 故事性强，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4. 篇幅控制在3000字以内。

## 参赛方式：

电子稿请发：[gushihui999@126.com](mailto:gushihui999@126.com)；文字稿请寄：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方式，并注明“中国莲都，中国好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字样。

## 征文奖励：

特等奖1名，奖金10000元；  
一等奖5名，奖金各5000元；  
二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  
三等奖20名，奖金各1500元，或各奖励价值1500元的旅游套票；  
鼓励奖30名，各奖励价值500元的旅游套票。（奖金均含税）

获奖作品由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山高水长——中国好家风故事读本》（暂名），部分优秀作品将在《新民晚报》、《故事会》等媒体选登。部分作者将获邀参加征文活动的颁奖仪式，并优先参加由《故事会》杂志社举办的笔会、研讨班活动。有关活动详情，请见故事中国网。



# 故事的力量



Lü Jia Stories Editor  
吕佳 故事会红版编辑

**酷** 爱看美剧的朋友考我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律师，你的当事人是一个有很多案底的惯偷，警察当场在他身上搜出了失主的钱包，然而他声称自己的钱包也长这样，所以他是误拿。你会怎么帮你的当事人辩护呢？”

我说这太难了，这个当事人恐怕是洗不清了。朋友却说，美剧中的律师主人公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成功地为当事人进行了无罪辩护。

我好奇地问是怎么做到的，朋友笑道：“她只是对陪审团讲了一个故事——”

“在我小的时候，有一天看到自己的狗弗莱德叼着邻居家的兔子进来，而兔子已经死了。我马上意识到，弗莱德咬死了那只兔子。为了保护它，我决定隐瞒下来，所以我把兔子洗干净、毛吹干，放回了邻居家的兔笼，我想这样就没人知道了。可第二天，邻居来我们家说了件趣事，他们说，自己的兔子三天前就死了，他们把它埋到树林里，可不知哪个神经病，把兔子挖出来、洗干净又放回了笼子。这时候我才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弗莱德。”

“表面看来最符合逻辑的，最后却不是真相。这起案件，表面看来是我的当事人偷了钱包无疑，但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他不是误拿……”

这段辩论情节让人感受到“故事”的力量。有时候，数据和事实并不能博得人们的认同，而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却能让人沉浸其中。不论是日常社交还是职场，只要你想影响他人，会“讲故事”，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

曾有人讨论，当女朋友问“为什么爱我”时，该怎么回答效果才最理想。最佳答案不是赌咒发誓，而是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去年有段时间我工作压力很大，经常失眠，没有食欲，还老跟你发脾气。有天早上，我昏昏沉沉地起床，看到你在厨房，一边用手机查菜谱，一边帮我做早餐。后来，你把做好的鸡蛋饼端给我的时候，我暗暗发誓，一定会爱你一辈子……”

故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会敲着我们的头指指点点，而是将事实娓娓道来。

（插图：丁德武）

# 614

# 2016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 9月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开卷故事..... 2  
笑话 16 则..... 赵鸿祥等 4



新传说  
涨辈分..... 徐嘉青 8  
闹洞房..... 孙新峰 17  
另类“潜伏”..... 石长文 22  
逃离“迷宫”..... 李雪涛 25



情感故事  
小鸡睡着了..... 王乃飞 11



网文热读  
爱是穿越的门..... 张军霞 15  
谁的人生更美好..... 庞启帆 86  
“中国连部，中国好家风”征文选登  
治家有方..... 郑小亮 30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歧视之罪..... 34



东方夜谈  
攻克天堂..... 姜献忠 38  
鬼也要离婚..... 蒋诗经 41  
情节聚焦  
谁还认识他..... 招财猫 45



3 分钟典藏故事  
阿 P 系列幽默故事  
阿 P 留客户..... 轮椅 50  
传闻轶事  
太监拉车..... 许张彬 55



法律知识故事  
探亲假期怎么用..... 王芬 60  
经典传递  
中篇故事  
人圆璧合..... 陈墨 67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  
时光里的《故事会》..... 刘磊 81  
动感地带  
微博故事..... 84  
段子  
诙段子..... 90

幽默世界  
《拉选票》等 5 则..... 孙凡利等 92  
本刊信息传真  
..... 82、85

## 2016年9月

上半月刊·红版

社长、主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凯

副主编 吕佳 朱虹

本期责任编辑 吕佳

电子邮箱: lujia411@126.com

发稿编辑

姚自豪 丁娟瑶 陶云崧 曹晴雯

美术编辑 华婵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2325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 出版发行部 ——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 媒体部 ——

新媒体 021-6467 7160

广告业务 021-3401 0383

广告总监 孙珍霞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 故事会互联网 + ——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 元

**特别提示:** 凡本刊采用的作品, 即视为本刊已获得该作品与《故事会》相关的网上传播、汇编出版、电子和录音录像制品等权利。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 已包含了上述各项权利的报酬, 如有特殊要求, 请提前说明。未经本刊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包括但不限于: 以非法的方式复制、改编、传播、展示、上传)本刊刊登的作品。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笑话 ·

## 马屁精

早上公司开会，小李困得睁不开眼，直打瞌睡。会后，领导走到他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个月你表现得不错，继续努力。”

看着周围同事投来的异样目光，小李纳闷不已，他实在忍不住，就去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

秘书说：“马屁精，早上开会的时候，就你点点头点得勤快！”

(赵鸿祥)



(本栏插图：包丰一)

## 怕老婆

哥们几个聚会，喝得正高兴呢，老大的老婆打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去。

老大就对大家说：“兄弟们，下次再聚。我享受了她的青春，就得接受她的任性。”

听完后，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哥们说：“能把怕老婆说得如此高尚，也只有你了。”

(秋水长天)

## 好吃

妈妈新剪了个蘑菇头，回到家问儿子：“宝贝，妈妈的新发型怎么样？”儿子说：“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妈妈一阵欣喜，忙问：“你为什么会觉得好吃呢？”儿子说：“难看的蘑菇才好吃，好看的蘑菇都有毒！”

(潘光贤)



## 最冷的回答

一只小鸟穿着防弹衣在一棵大树上快乐地跳舞。这时，来了一个猎人，“砰”的一枪打死了小鸟，子弹正中小鸟的心脏。

问：小鸟穿着防弹衣跳舞怎么还会被打死？

答：在跳脱衣舞。

(友 依)

## 有钱任性

有个中学女生性格大大咧咧，特别粗心。这段时间，学校里有小偷出没，女生丢了好几次钱，生活费都被偷光了。

过了一个暑假，开学返校前，女生的爸爸郑重地把两沓钱交给她，说：“闺女，这份是你的，这份是小偷的。”

(桃之夭夭)

## 不讲科学

王去庙里上香，点了半天点不着，仔细观察后发现香的截面形状不太好，便对庙里的一位师父说：“你们这香做得不科学。”

师父半天没搭理他，最后才慢悠悠地来了一句：“我们这里不讲科学。”

(裴家三少)

小雨又被她妈逼着去相亲。男方坐在小雨对面，问：“你相亲多少次了？”

小雨冷冷地说：“这么说吧，这座城市有 WiFi 的餐厅，我进去，手机基本都能直接连上。”

(裴金超)

## 专家号

有个人鱼刺卡在嗓子里了，特意去医院挂了一个 50 元的专家号。老专家 60 多岁了，看了一眼这人，说：“你把这号退了吧……”

这人问为什么，专家说：“你去挂一个 5 块钱的普通号吧，我看不清……”

(周继红)





·笑话·

## 老鼠演杂技

老鼠要举办一场杂技表演，小动物们买票时间：“你要演什么样的杂技？”

老鼠说：“我演的杂技可危险了，是身上扎针。”

表演开始了，老鼠在场上转了一圈，然后走进了一扇屏风后面。一会儿，老鼠的搭档刺猬从屏风后走出来。小动物们见了纷纷惊叫：“妈呀，身上扎这么多针，太牛啦！”

(汪杰)



## 为啥没死

小强把手指摆成枪的形状，对准同桌女孩的脑壳，“砰”的一枪，然后问她：“如果这是真枪，子弹穿过去了，你却没死，为什么？”

女孩呆了五秒，弱弱地说：“是、是因为我没有脑子吗？”

(从容)

## 踩点

一天晚上，保安看到两个小青年鬼鬼祟祟，在一所中学附近徘徊，于是上前盘问：“你们两个干什么？”一个小青年答道：“踩点。”

保安惊道：“踩点？走，跟我去一趟派出所，你们涉嫌盗窃。”

另一个小青年忙解释：“我们是高三学生，明天高考，我们先来看看考场，踩点！”保安笑了：“别看了，就你们这语文水平，考也考不上。”

(多多)

## 节约

上课时，老师向同学们提问：“在生活中，有哪些节约的方法？”

小明想了想答道：“我听我爸说过一个节约的方法，就是尽力撮合身边的同学或同事，等将来他们结婚的时候就能少出一份份子钱了。”

(庄妃轩)



## 搭讪

一个大学男生在图书馆看见一位美女，于是上前搭讪：“同学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社会公共关系的，你呢？”

美女看着男生嫣然一笑：“我是跟你没关系的。”

(汪杰)

## 做生意

同学聚会时，大家问班长现在做什么，班长趾高气扬地说：“做珠宝生意！”大家听了都很佩服，不料班长的老婆一巴掌扇过来，骂道：“卖猪崽就卖猪崽，啥珠宝生意！”

班长哭丧着脸说：“猪崽不就是猪宝宝吗？为什么不能说做猪宝宝生意啊？”

(晓新)

## 养狗

夫妻俩聊天，老公问：“结婚前你为什么喜欢养狗呢？”

老婆说：“狗又听话又能看门，冬天能暖脚，不顺心的时候还可以踢它两脚解气。”老公奇怪道：“有这么多好处，那你现在怎么不养了？”

老婆笑道：“有了你，就用不着它了。”

(黄尚)

爸爸想测试一下上幼儿园的女儿能不能理清家庭人物关系，便问她：“爸爸的妈妈是谁啊？”女儿回答：“奶奶。”“妈妈的妈妈呢？”“姥姥。”

爸爸很高兴，又问：“那你是奶奶的什么人啊？”“小姑奶奶。”“你是姥姥的什么人啊？”“小祖宗。”

(匡天龙)



(本栏欢迎来稿，读者、作者可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邮箱：lujia411@126.com)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真没想到，有钱还能重修家谱、改变辈分……

# 涨辈分



徐嘉青



丁小力老家是响水村的，前两年，他在城里遇到了好运气，一下子发起来了。这人一发起来，不但说起话来底气足，还老想着找个事儿给自己长长脸。这不，一连几天，他老是在琢磨着一件事。

到底是啥事呢？原来丁小力在村里辈分低，小时候没少挨那些长辈的教训，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他就琢磨着怎么把自己的辈分给

涨上去。

丁小力知道涨辈分这事儿不比其他，可谓是困难重重，但他这几年就抱着一个观点：世上没有钱摆不平的事，只要肯花钱，辈分一定能涨上去！

这天丁小力得了闲，就开车回了趟老家。车子停在村主任丁奎家门口，还没等丁小力从车里下来，丁主任就一脸笑容地迎了出来：“丁



老板，这咋想起来荣归故里了？屋里请。”

两个人来到客厅，坐下后闲聊了一会儿，丁小力话锋一转，说：“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可有一事相求。”

丁主任把胸脯拍得山响：“说吧，别的地儿我管不了，在咱响水村，还真没有我办不到的事儿。”

丁小力一笑，说：“这我知道。别的地儿有事我也不找你啊，还真是咱响水村的事，只要你点头，事就好办。”

听到这话，丁主任把手一挥：“说吧，啥事我都给你办！”

丁小力说：“我的辈分在村里太低了，见着人就称爷，我想给自己涨两辈。”

丁主任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瞪大眼睛问：“你说啥？”

丁小力一字一顿地说：“我想给自己涨辈分。”

这下丁主任才确信自己没有听错，刚才还挺直的身子一下子塌了下去，他干笑两声说：“这事儿……真不好办……”

丁小力见状，拉开手边的提包，从里面拽出一沓钱，“啪”地放到桌子上，说：“这是一万块钱，只要你能办下这事，钱立马归你！”

丁主任的眼睛直了，马上就把话拉了回来：“这事儿，我敢保证村委会没人反对，可就怕那几个长辈不同意……”

丁小力又从包里拽出一沓钱，放到桌子上，说：“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用啥法子我不管，只要能让他们同意，花多少钱直接找我要！”

一听这话，丁主任笑了，说：“现在人最想啥？还不是钱？放心，两天之内，我把事摆平，你就等着改家谱、涨辈分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丁小力前脚刚走，丁主任就去找村里那





· 新传说 ·

几位长辈。他多了个心眼，没有把人一下子召集到家里来，而是亲自到他们家里去，各个击破。在他的软硬兼施下，大家都松了口，最后只剩下族里辈分最高的六爷家里还没去。

对这位六爷，丁主任心里可没底。六爷不比那几个长辈，他早年做过老师，德高望重，脾气还倔，让人望而生畏，丁主任之所以把他放到最后，就是怕一到他那儿先受了阻。

这天，丁主任吃过早饭，就去了六爷家。见着六爷后，还没等丁主任说话，六爷就笑呵呵地说：“你是不是为丁小力那小子涨辈分的事儿来找我？”

丁主任陪着小心说：“六爷，您老知道了？”

六爷依旧笑着说：“这事儿由你村主任亲自出马张罗，传得能不快吗？不过你别担心，我不反对。”

这话着实出乎丁主任的意料之外，他原以为自己只要一说，挨一顿斥责是难免的，没想到事情竟这么顺利，可还没有等他说话，六爷又说：“不过我有个条件。”

丁主任赶紧说：“六爷您说。”

六爷说：“咱的家谱这么多年也没续了，凑着这机会，一来给丁

小力涨辈分，二来重新修订一下家谱，不过花费得由丁小力出。”

丁主任一听就这个要求，非常痛快地说：“这好说，一会儿我就给他打电话，保准没问题。”

丁小力接到了丁主任的电话，当场就同意了，不但修订家谱的花费全都由他出，而且给每个参与人员开工资。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六爷自然是修订家谱的主导者，他组建起了修订家谱委员会，迅速做起了准备工作。

终于，家谱要正式重新修订了。这天，丁小力由丁主任陪着来到了委员会，六爷一见到他，就指着一张纸说：“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准备把你写到我这一辈上，你看涨到这辈咋样？”

丁小力连连点头，说：“好！”

六爷嘿嘿一笑说：“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在这儿，我有句话得讲在当面。你不是说想给自己涨辈分吗？丁主任没意见，其他人也没意见，我一个糟老头子更是没意见，不过涨辈分的可仅限于你，你爹、你爷爷可不包括在内。”

听到这话，众人都哄然大笑起来。丁小力的脸当时就绿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题图、插图：陆小弟）



# 小鸡睡着了

王乃飞

**老**马老两口都六十多岁了，本该颐养天年，可他们却不省心，身边缠着个淘气的外孙，让他们不得清闲。

老马的外孙叫周周，三岁了，调皮得很。老两口变着法子地顺着外孙，有时，周周闹得太厉害了，老两口子也会说他两句，这时周周就会哭着喊着说：“我不跟你们玩，我要找我妈妈玩，妈妈，你快来呀！”周周这么一说，老两口就软了……

这天，村里来了卖小鸡的，一个老汉的车上放着一个大筐箩，用被子严严实实地盖着，等揭开来，里面是些活蹦乱跳的小鸡。卖小鸡的老汉在村里一喊，很多人都围上来看，正好周周也听到了，就让姥姥带他去看。

周周挑了七八只颜色各不相同的小鸡，姥姥买了下来，回家放在箱子里。周周有了新玩伴，刚开始他还隔着箱子看小鸡，后来觉得不过瘾，就让姥姥把小鸡放出来。



· 情感故事 ·

小鸡在周周脚下跑来跑去，周周喜欢极了，走过去想和小鸡一起玩，不料一不小心一脚踩住了一只小鸡，那只小鸡“吱”地叫了起来。周周赶忙抬起脚来，小鸡却再也站不起来了，躺在那里闭着眼睛。

姥姥听到动静匆匆赶过来，周周就问姥姥：“小鸡怎么了？我要跟它玩。”

姥姥说：“小鸡玩累了，它要睡一觉呢，等一会儿它醒了就跟你玩了。”

周周信以为真，就和别的小鸡去玩了。后来周周也玩累了，姥姥对他说：“你先好好睡一觉，等你睡醒了，小鸡也醒了。”于是周周就乖乖地闭上眼睛睡觉了。

其实，那只被周周踩了一脚的

小鸡已经死了，等周一闭上眼睛，姥姥就对老马说：“那个卖小鸡的应该还没走远，你快拿着这只鸡，去买一只跟它颜色一模一样的吧。”

老马说：“小鸡‘睡着了’就算了，干啥再买呀？”

姥姥说：“一会儿周周醒了，会找这只小鸡的，我对他说小鸡会醒来，就得让他看到小鸡‘醒’来，不能让他知道那件事呀！”

老马便没再说什么，拿着那只死鸡去找那个卖小鸡的。

卖小鸡的老汉果真没走远，看到老马拿了只死鸡来，吓了一跳，以为是来找他赔鸡的。老马笑呵呵地说：“这小鸡被我外孙不小心踩死了，想再买一只一样的。”

老汉很痛快地摆出小鸡来让老马挑，老马果然挑到一只跟死去

的小鸡一样的。他要给老汉钱，老汉却说什么也不要。

老马回家后，把新买的小鸡放进了养鸡的箱子里。等周周醒来，姥姥就抱着他看那些小鸡：“你看，那只小鸡又醒了。”

周周高兴地





说：“它还真睡醒了，太好了！”

第二天，周周饭都没吃完，就和小鸡们玩了起来。他捉了几只小鸡放在桌子上，想用自己碗里的饭粒喂它们。一个不留神，一只小鸡走到桌子边缘，一不小心摔了下去。周周赶紧把小鸡捡起来，却见小鸡蹬了两下腿，闭上了眼睛。

周周忙叫姥姥，姥姥赶了过来，周周问姥姥：“小鸡怎么了？我要和它玩。”

姥姥从周周手里轻轻地接过小鸡，看了看说：“它玩累了，要睡觉呢，等它醒了就会又和你玩了。”

周周认真地点点头，说：“那我不吵着它，让它好好睡一觉。”于是就去玩别的了。

姥姥赶忙让老马再去换一只小鸡回来，老马找了几个村子，才找到卖小鸡的老汉。老汉有些意外，问老马：“你的鸡又怎么了？”

老马抱歉地说：“鸡不小心摔死了，我要再买一只一模一样的。”于是，老马又买了一只小鸡回去，等回到家天都黑了，周周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周周一睁开眼就想起他的小鸡来，忙问姥姥：“昨天那只睡着的小鸡醒过来了吗？”

姥姥说：“早就醒了，正等着要和你玩呢！”

周周兴冲冲地跑到养小鸡的箱子那儿，发现昨天摔到地上的小鸡正在活蹦乱跳地抢食吃呢。周周高兴了，说：“它终于睡醒了。”

三天后，周周看着鱼缸里的小鱼，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让小鸡也到鱼缸里来，和小鱼一起玩呢？他抓来一只小鸡，放进了鱼缸。小鸡怎么会游泳呀，在鱼缸里挣扎着叫了几声，就沉了底，等姥姥发现已经晚了。姥姥把小鸡从鱼缸里捞上来，水淋淋地放在地上。

周周问：“小鸡怎么了，又不动了？”

姥姥说：“它在水里游累了，要睡觉呢，我们别打扰它，让它睡一会儿。姥姥先陪你搭积木。”

在姥姥陪周周玩的当儿，老马又拿着那只死了的小鸡去换。这回老马走得更远了，找了大半天，才找到卖小鸡的老汉，可这次老汉却气愤地说：“小鸡也是一条生命呀，你拿着小鸡哄孩子，分明就不是养鸡的人，我不卖给你了！”

老马和气地说：“老哥，你就给我一只小鸡吧，我要让孩子看到‘睡着’的小鸡醒来呀！”

卖鸡的老汉却犯了犟劲，说：“你对孩子再娇惯，也不能拿小鸡



· 情感故事 ·

当玩具。我就是不卖给你，多少钱也不卖，我不能眼看着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鸡被你祸害死。”

老马再三哀求，老汉还是无动于衷，说：“我们卖小鸡的，都把小鸡当成是自己的孩子，死一只都很心疼，像你这样，根本就不配买我的鸡！”

老马没了办法，无奈地蹲在路旁。

这时候，村主任刚好经过，看到这情形，就对老汉说：“你还是卖给他吧，有件事你不知道，他女儿一个月前出车祸死了，家里就只有这个外孙了……”

这下，老马再也控制不住了，一个大男人，竟然抹起了泪。

老汉听了村主任的话，脸上流露出几分歉意，过来劝老马：“老哥，我不知道你家里出了事，说话冲了点，实在对不起。”

老马一边哭一边说：“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拿你的小鸡哄孩子，可我没办法呀……”

老马就对老汉说了一件事：原来，老马的女儿在外面打工，把外孙周周托付给他们老两口。可一个月前，女儿在下班的路上被一辆大卡车撞死了。出了这样的事，老马

家的天都要塌下来了，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呀！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让周周面对这件事呀？孩子还小，叫他这么早知道死亡，知道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他能受得了吗？想来想去，老马两口子决定先哄孩子，说他妈妈睡着了……

女儿出殡那天，老两口抱着周周，让他见妈妈最后一面。周周看到躺着的妈妈，就说：“我要和妈妈玩。”姥姥含着眼泪对他说：“孩子，妈妈累坏了，她睡着了，这回她要睡一大觉，等她醒过来，会和你玩的……”

从此，老马两口子就有了一个约定，谁也不许说“死”字，“死”了就说“睡着”了。周周淘气的时候，姥姥还经常对他说：“只要你听话，妈妈就会醒过来，要不她见你不听话，就不醒了。”周周为了见到妈妈，便听姥姥的话了……

老汉被老马说得也哭了，他马上找了只跟淹死的小鸡一模一样的，放在老马手里，说：“老哥，你快回去吧，让孩子看到一只‘醒’了的小鸡。”

老马抹着眼泪说：“老哥，谢谢你了，回去我一定好好教导孩子，绝不再让小鸡‘睡着’了……”

（题图、插图：孙小片）

# 爱是 穿越的门

张军霞



女人开了一家粥店，卖各种花式粥。粥店的位置在老街，来喝粥的多是附近的居民，他们喜欢喝她熬的粥，因为她做粥用的米，全是精心挑选的好米，而且她舍得花时间，往往半夜就开始准备，挑米、淘米、煮水，顾客们睡眼惺忪地来到店里时，正好满屋粥香。

有人悄悄叹息：“这家店的粥真好喝，可惜没有烧饼之类的面食，美中不足呀……”说完，看看女人忙碌的身影，忽然又不做声了。

不久，粥店的旁边，又开了一

家店，店里只有一个男人在忙活。不过，他不卖粥，只卖烧饼和油条。顾客们纷纷说：“这下方便多了，可惜两家店之间还隔着一堵墙，如果有一扇门就好了。”

女人听了这话，无动于衷。生意不忙了，男人却主动找到女人：“不如咱们跟房东商量一下，从中间打开一扇门，那样就方便多了……当然，主要是我借你卖粥的光，可以多卖一些烧饼和油条。”

女人不做声，过了好大一会儿，却忽然掉起了眼泪：“你，这又是何苦呢？”男人慌了神：“你总是不愿意，就当我说没说过，别哭呀，你也知道，从小到大，我最怕的事



情，就是你流眼泪……”

“这几年，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当初的事情，不怨你。现在，我也不想拖累你……我们各做各的生意吧……”女人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又去淘米。男人低下头，唉声叹气地回去了。

当天晚上，女人已经躺下休息了，却听到隔壁传来男人吹笛子的声音。笛声忧伤缠绵，直听得她泪水涟涟。

接下来的日子，男人天天吹笛子，女人天天听笛声。

终于有一天，女人主动来找男人：“你，还是不要吹笛子了。”男人说：“晚上睡不着，心里烦，吹吹笛子解闷儿。”女人问：“你烦啥？”男人说：“当初的事情，怪我。现在，你变成这样，也怪我。”

女人不说话，男人又说：“当初怪我穷，出不起你娘提出的彩礼钱，只能眼睁睁看你嫁给别人；现在，我还没有赚大钱的本事，你一个女自己开这家店多不容易，我又帮不上你。”

女人红着眼圈说：“当初的事情不怪你，我娘本来就是嫌贫爱富，逼着我嫁给别人。后来，我出了车祸，左手残了，那人立刻撕破脸皮跟我离了婚；我不愿意回娘家，这

才跑出来开了这家粥店。我不方便和面，不能卖烧饼油条，你来了之后，我的生意红火了不少，这不就是帮了我吗？至于别的事情，你就不要多想了，我不能拖累你。”

不久，男人回了一趟老家，再回来时，居然拄着拐杖。女人大惊失色：“你这是怎么了？”男人大大咧咧地说：“没啥，摔了一跤，骨折了，养养就好了。”男人并没有撒谎，他偶然听说有一种全自动的和面机，就想回家借点钱，帮女人买一台回来。没想到半路上他被一辆摩托车撞了，钱没借着，反倒摔成这样……

女人要忙粥店的生意，还要忙着照顾男人，很快就累瘦了。男人不忍心，悄悄锁了店门，一瘸一拐离开，想回老家去养伤。没想到，男人还没走，房东却追到了车站，笑着说：“你就在这里好好养身体吧，那些喝粥的顾客还等着吃你做的烧饼，我还等着收你的房租呢。”

男人再回到店里时，看到几个工人正忙着，他们把两家店之间的墙打穿了，又新装了一扇门。

女人倚着门，望着他，面若桃花。

（推荐者：蔡刘雨）

（题图：孙小片）



# 闹洞房

□  
孙新峰

## 第四次婚礼

李春打工回来了，又带回一个女人，镇上的人就奇怪了，这小子对婚姻就像吃早点一样随便，咋就总有女人往坑里跳呢？

李春已经结过三次婚了，都是闪结闪离。第三次婚姻宣告失败后，李春不想留在老家受人白眼，就出门打工去了。打工期间，他认识了同乡梅子，梅子是老公有了钱后把她给甩了，两人同病相怜，渐渐走到了一起，觉得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就一块儿回来了。

李春领了证，就该办婚礼了，可他已经是“四婚”了，那些亲戚朋友接到邀请电话，都不愿捧场，不是说那天有事，就是说跟别的人情撞一块了，“不一定能来”，弄得李春灰头土脸的。

李春想让老爸出面请人，不料老李一口回绝：“一个二婚，一个四婚，还办什么婚礼，就那么住一块儿得了，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李春正绝望呢，表弟金宝来了。李春冷着脸说：“你来干什么？”

金宝是从乡下赶来的，他也是



“不一定能来”的亲戚之一。金宝大大咧咧地说：“我说不一定能来，并不代表一定不来嘛。我知道你为请客的事犯愁，这能怪谁？是你自己把自己弄成了过街老鼠。不过，客人少点没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补呀！”

“怎么补？”

“从闹洞房上补呀，只要洞房闹得热闹，这婚礼一样圆满。”

这倒也是，李春第一次结婚就是金宝带人闹的洞房，虽然有些出格，但也没伤大雅，反倒给婚礼增添了别样的喜庆和记忆。现在，只有东方不亮西方亮了。

金宝看李春同意了，又说：“一婚有一婚的闹法，二婚有二婚的闹法，你这是四婚，得有个心理准备。”

李春心想，自己跟梅子都是“过来人”了，免疫力强，就说：“有啥招尽管使，这些年你们对我也有气，就当让你们出气了。”

很快，婚期到了，虽然客人不多，但毕竟也是像模像样的一次婚礼。婚宴结束后，金宝带着一帮老表来到了新房，金宝宣布：“表哥、表嫂，咱们这就开始闹洞房了。主要是猜谜语，答对了，过关；答不对，也得‘过关’。”

李春听了哑然失笑，哼，还以

为是古代的才子佳人结秦晋呢，玩文雅！

金宝开口说了起来：“听好啦，第一题：什么人一下子会变老？限时一分钟。”李春懵了，梅子也是一头雾水。很快，一分钟过去了，金宝大喊一声：“把新娘架到里屋去！”大家起哄起来，梅子惊叫了一声，下意识地抓住了李春。闹新房要是变了味，就变成“闹新娘”了，眼看梅子被老表们推搡着往里屋走，李春急了：“金宝，你嫂子脸皮薄，有啥都冲我来吧。”

金宝一挥手：“也好，先朝新郎官招呼。表哥，那道题的答案就是‘新娘’，新娘今天是新娘，明天就是老婆了，所以会一下子变老。来呀，罚酒！”话音刚落，有人端来一杯酒。李春满不在乎，就这呀，算个啥？他接过杯子一饮而尽。

天哪，这不是酒，是芥末掺水。李春灌得太猛，顿时涕泪交流，五官都挤成了一团。很快，金宝又出起第二道题：“什么样的官不能发号施令？”李春仍是云里雾里，何况芥末劲还没过去。

“答案是‘新郎官’嘛，上烟！”金宝一声令下，老表们一口气点了六根雪茄，全塞到李春嘴里去了。李春腮帮子发胀，烟直往鼻子和眼



睛里钻，有苦说不出。

### 整人三道题

接下来的几题，李春没一道答对的，金宝整人花样繁多，李春被折腾得够呛。最后，剩下三道题，都是二选一：游街示众对小李飞刀、辣椒抹身对躬耕陇亩、油漆衬衫对坐井观天。游街示众倒没啥，招摇、热闹呗，可李春是四婚，算是奇葩，会演变成真的游街；本地有种辣椒更是邪乎，抹在身上让人想抠破皮；至于油漆衬衫，就是用油漆在身上画个衬衫，估计一个月都难洗掉。李春不想身体再受任何折磨了，只图眼前清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李飞刀、躬耕陇亩和坐井观天，尽管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词的喻意。

终于，金宝宣布“闹洞房结束”，李春还没顾上喘口气，老表们就把他推出门，塞进了小车。

金宝在车上告诉李春，结束的只是室内项目，还有露天节目，就是他选的一道题，李春这才预感到自己掉进了金宝的陷阱。

车到了乡下，来到一座院子前，老表们把李春推进院子，又把他绑在一个木制转盘上。

金宝说：“这就是小李飞刀。小李喜欢玩飞刀，拿假人已经试得很顺手了，一直想扎活人，今天就给他送个现成的。”随后，他朝屋里大喊：“小李，赶紧出来，给你送活人来了！”

很快，一个小伙子出来了，他两眼通红、呵欠连天，显然是中午喝多了，在睡觉呢。他见转盘上绑了个活人，眼马上瞪圆了，又急忙返回屋里，拿了捆飞刀出来。李春吓坏了：“快放我下来！”

这可由不得他了，小李也不多话，拿起刀就往他身上掷。别看小李一副醉态，却不失准头，砰，“啊”——他掷一刀，李春就叫一声，不一会儿，李春身侧、耳旁、头顶、





腋下、腿裆里都插上了飞刀。一轮插完，小李拔掉刀，又让人转动木盘，掀起“转动靶”。

李春魂飞魄散，吓得“哇哇”大哭起来。等被解下木盘，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正要发作，金宝说：“你可是有言在先的——‘有啥招尽管使’，你不乐意我就把表嫂捆来。”

李春只好忍了。

接着，老表们又带李春去“躬耕陇亩”。所谓“躬耕陇亩”，就是让他把一片菜地挖了，天黑前挖完，挖不完不准吃晚饭。

这地足有两分，李春看着都发

怵。金宝威胁道：“这些节目可都是你自己选的，你要是不干，我的附加项目会让你感觉挖地是件幸福的事。”

看情形，金宝啥损招都使得出来，李春只好硬着头皮挖了起来。

渐渐地，夜幕降临，李春筋疲力尽，地只挖了一分。金宝说：“行了，别吃晚饭了，直接坐井观天吧。”

李春被带到了村子边上，那里有一口干涸的老井，有五米多深。老表们用绳子把李春吊了下去，一哄而散。

这井壁光光的，根本爬不上来。

李春在井里无比煎熬，比坐牢还难受。天黑透了，他实在受不了啦！本以为意思一下就行了，没想到都过了一个多小时，老表们仍是不闻不问。这要“观”到啥时候？手机早被金宝搜走了，想求救都无门，他只好大声叫唤起来，可连个鬼影也没叫来。他又喊起“救命”，边喊边骂金宝，嗓子都喊哑了，又饥又渴，又冷又乏，终于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 就要治治你

再说梅子，下午金宝把李春带走时，她并没在意，以为老表们大概还没闹尽兴。到了晚上，金宝用





李春的手机打来电话说，李春被他留下来喝酒，“不醉不归”。等过了晚上九点，梅子有些急了，人喝醉了也得送回家来吧，手机都关了，难道出了啥意外？她越想越担心，忍不住给公公打了电话，想让他找辆车，到乡下去看看。

十几分钟后，老李来了，金宝竟然也跟着。金宝说，姨父给他打了电话，他就开车过来了。梅子赶紧问李春喝成啥样了，金宝眉飞色舞地把李春的“过三关”说了。

梅子听完，惊得脸色都变了，她怒火满腔：“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你就不怕他被刀扎着呀？”

“放心，那个小李经常出去表演飞刀，不会失手的，他只是装作喝醉了。”金宝表情一下严肃起来，“我就是来治我这个表哥。他打小性子顽劣，长大了又喜新厌旧，拿婚姻不当回事，我们这些老表都跟着丢脸。让他过回刀，就是让他心里落个‘怕’字；躬耕陇亩就是让他劳动改造，吃点苦；至于坐井观天，是磨磨他的性子。以前他动不动就跟媳妇吵架，打媳妇，我怕他哪天心里一起腻，把你又给坑了。嫂子，让他受一回罪，是让他一辈子收心；让你受一时委屈，是让你一世安稳！”

梅子的心中五味杂陈，忍不住哭了起来，老李抚抚她的肩，说：“梅子，你是个好闺女。说实话，我心里早没这个儿子了，从他第一次离婚就不想认他了，没想到他还给我来第二出、第三出，我今天能去婚宴都是冲你的面子。金宝治治他也对，不然他不会长记性！”

梅子哭着说：“我……理解。”

老李又说：“好了，我做回主，就让他呆在井里呆一夜吧，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接他。”

第二天早上，老李、梅子、金宝和老表们来到井口，把李春拽了上来。李春像霜打的茄子，连发火的劲头都没有了，只有满腹委屈：“爸，梅子，他们……太过分了。”

老李安慰说：“是呀，闹过头了。不过，金宝说得也有道理，你就当是热身吧。”

“什么热身？”

老李说道：“金宝讲了，这是为你好，说四婚只是小打小闹，闹五婚才叫闹呢，现在热热身，到时候你就不怕了。”

李春一下子瘫倒在地，眼泪都吓出来了：“你们放心，打死我也不会结五婚了！”

（题图、插图：刘为民）



# 另类“潜伏”

□ 石长文

市医院收治了一个重症患者，七十多岁了，姓梁。入院第二天，老人从昏迷中醒过来，拒绝治疗，伸手把针管子拔了。看他那神情，就是绝望了，不想活了！

住在同一病房的，还有一个姓刘的患者，他的儿子刘若舟在新闻单位工作，是一位资深记者。这天，刘若舟正好来看望老父亲，陪着父亲，一起看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潜伏》。这边在看电视，那边梁老爷子正和陪护他的老伴在呜呜地哭，于是刘若舟就把电视机调低了声音，关切地上前去询问。一开始，这两个老人什么都不说，后来见刘若舟掏出了记者证，说有什么困难

一定会帮助解决，两个老人这才把一件压在心底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梁老爷子是个退休工人，没有子女。十多年前，老人在报纸上看到有捐资助学的事儿，就和老伴商量好了，千挑万选，选了一个家庭贫困的小男孩作为资助对象。这个小孩叫马必达，那时还在念小学四年级。梁老爷子的老伴没有工作，他自己的退休金每月还不足千元，为了供这个小孩上学，老两口省吃俭用，每月省出150元钱寄给他。后来马必达上了中学，助学金加到每月250元。再后来上了大学，这笔钱又增加到每月400元。

两年前，马必达大学毕业了，



信誓旦旦地说要找工作挣钱，报答老人家这份恩情。可让人想不明白的是，过了没几个月，这个马必达忽然就人间蒸发了，电话打了一遍又一遍，就是联系不上。

刘若舟听完了，知道了老两口是为这事极度失望，马上对梁老爷子说：“这件事我来办吧，我社会上的朋友很多，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这个马必达。”

就这样，刘若舟拿着老人给他的一个旧电话号码，先找到了通信公司，说明了具体情况，拿到一份马必达在两年之前的手机账单。刘若舟找出其中一个与机主通话频繁的号码打了过去，还真不错，电话一下就接通了，说话的是个年轻女人。刘若舟自称是马必达的中学同学，问怎么样才能联系上马必达。

电话里，那个女人沉默了半天，对他说了三个字：“他死了！”

马必达真的是死了吗？要真是这样，那倒是好解释他为什么会突然失去了联系，可是一回味，刘若舟觉得这个女人的情绪有些怪怪的。于是，刘若舟再次把电话打过去，他先交代的自己的记者身份，又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对方听了很感动，告诉他，自己曾经是马必达的女朋友，但很久以前就

分手了，因为这个马必达发财心切，刚刚毕业就开了一家公司，因为没赚到钱，就搞起了歪门邪道，被法院以诈骗罪判了8年有期徒刑。

知道了马必达的下落，刘若舟很快赶到了他服刑的监狱。两人见了面，刘若舟说了梁老爷子的情况，马必达听后失声痛哭，一年前，自己犯了罪，被公安机关抓获，想了又想，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老人家，无颜面对啊！老人家辛辛苦苦帮助自己上学，如今自己却身陷囹圄，让老人家情何以堪啊！

怎么办？刘若舟为难了。如果让马必达以囚犯的身份和梁老爷子见面，这是绝对不行的，老人家那份脆弱的感情无法承受这样残酷的现实，可要是说找了一大圈，没有







寻找到马必达，同样会加深老人家的伤感，他会以为自己养活了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该怎么办呢？

晚上回到家里，刘若舟左思右想，仍是一筹莫展。家里人在客厅看电视，播的是连续剧《潜伏》，刘若舟想了想，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第二天，刘若舟买了一束鲜花，来到梁老爷子的病床前，告诉他：“我帮您把马必达找到了，这束鲜花就是他买的，让我带给您，祝您早日康复！”梁老爷子一阵惊喜，问：“小马这孩子在哪呢？他怎么不来看看我？”

刘若舟凑到老人身边，故作神秘地对他说：“老人家，我要是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您，您可一定要保守秘密啊！”梁老爷子说：“怎么了？小马快两年没来见我，他是有什么秘密吗？”

刘若舟说：“是啊，因为有纪律要求，他不能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任何人，我动用了好多关系才打听到了他的消息。老人家，我先问您，您知道什么叫卧底吗？”

梁老爷子愣了一下，说：“知道啊，就是把自己装成坏蛋，再混到坏人堆里，最后把坏人一网打尽

了，电视里总这么演的。”

刘若舟说：“对了，老人家，您真了不起啊，这十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您培养出了一个优秀的人才。现在的小马，就是给咱们公安机关当卧底呢，上级派他装扮成犯罪分子，到监狱里边去‘服刑’，准备在出狱之后，打进一个国际犯罪团伙。就因为接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中断了和外界所有的联系。不过，我请示了他的领导，讲了您老人家资助他读书的事儿，领导同意他通过手机和您说几句话。”

因为事先和监狱的管理人员约好了，刘若舟把电话一拨，马必达就出现在手机的屏幕上，他身穿囚服，眼含热泪。一老一少，以这样的方式相见，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可是想不到的是，梁老爷子和马必达刚刚说了几句话，忽然不说了，他把手机塞到刘若舟手里，小心翼翼地说：“孩子，我不能和他多说了，你也快把这个手机号删掉吧。小马给国家干着大事儿呢，千万千万不能让他暴露身份啊！”

电话那头的马必达，看到梁老爷子老态龙钟的样子，想到老人家这十多年来对自己的付出，心如刀绞，又悔又恨，禁不住失声痛哭……

（题图、插图：张恩卫）



冰天雪地，命悬一线，生死关头，如何才能逃离可怕的“迷官”陷阱……

# 逃离 “迷宫”

□ 李雪涛

## 亡命恶徒

吴大成是个“的士”司机，五十多岁，为了养家糊口，干活很勤快。这天，车子开到“松柏”路口，有人在路边招手。吴大成停了车，只见那人背着一个不起眼的旅行包，一边坐到后座上，一边用急切的语气说：“师傅，我去‘大镜沟’，你快点开车。”

“大镜沟”距县城有五十多公里呢，吴大成赶紧说：“师傅对不起，那地方太远了，我去不了。”那人用乞求的声音说：“师傅，我是去看我爸的，他马上就要咽气了，就等着看我一眼呢。”说着，他把几张百元大钞递给吴大成，说：“这是一千块钱，车费，就算师傅你做好事了。”

吴大成没再说什么，接过钱放在车案上，掉转头一路向东。

一路上，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眼见着出租车出了县城，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在崎岖的山间公路上行进。半小时后，出租车来到一处岔路口，这时，那人突然叫了一声：“师傅，你先停下车。”





车停下来时，那人突然用一条胳膊紧紧勒住吴大成的脖子，随即用一个散发着难闻气息的东西死死地捂在他的脸上。吴大成挣扎了几下，闷声哼了几哼，就人事不知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吴大成才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两个手腕被绳子捆住，绑在一棵枯树上。

吴大成眼神惊恐，茫然四顾，只见一个男人正一边抽烟一边恶狠狠地瞪着自己，男人正是刚才自己拉的那个乘客。吴大成一下子想起了什么，扭动着身子，冲那人大喊

大叫：“这、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是谁？想干什么呀……”

那人把半截烟从嘴里吐出来，狞笑着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开了半天车，又用爬犁拉着你七转八弯了好久，就是不想让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过，我想干什么你必须得知道，也好叫你死个明白。”

“我呢，叫赵达，六年前，我在‘松柏’路口抢了一个女人的项链，本来都已经脱身了，偏遇上你们这些爱管闲事的出租车司机，对我围追堵截。我被抓到了，被你们

打得头破血流，还被你们送进了派出所，蹲了监狱……所以，我恨死你们这些出租车司机了。我在牢里发誓，只要我一出来，就要让你们这些开出租的一个个死得很惨很惨。昨天晚上，你的一个同行已经被我弄到这里了，你的下场会跟他一样。明天，后天，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哈哈……”

“救命啊，救命啊……”吴大成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拼命想从树干





上挣脱出来。赵达冷笑道：“这个鬼地方，你就是扯破嗓子也不会有人听到。要我说呀，你还是保存好体力，能多活一会儿算一会儿吧。”

### 夺命“迷宫”

吴大成不喊叫了，也不挣扎了，他苦苦哀求赵达放了他。赵达冷笑着，从挎包里拿出一瓶白酒，将瓶口硬往吴大成的嘴巴里塞，阴笑着说：“听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是零下26度，多冷的天啊，这瓶酒是60度的老白干，你统统喝下去吧，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温暖的。”

吴大成感觉到赵达没怀好意，把脸扭来扭去，拒绝喝酒。赵达揪住他的头发，硬生生地把整整一瓶烈性白酒分几次灌进了他的嘴里，吴大成被呛得直流眼泪。

赵达把空酒瓶子放进挎包里，然后托起吴大成的下巴，恶狠狠地说：“我不陪你玩了，要走了，走之前我要向你交代一下——你用树皮磨掉捆住你的绳子呢，至少得半个小时，半小时以后，你体内的酒精也该发作了，你会晕乎乎的；最要命的是，这个地方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你根本逃不出去，结果就是，你迷失在这个巨大的迷宫里，醉倒

在雪地上，你那还带有体温的身体被大雪掩埋，一点一点地冷却、冻僵……怎么样，你害怕不？”

吴大成的身子缩成了一团，他惊恐万状地叫道：“你别走，你别走，你听我说啊……”

赵达拍了拍吴大成冷冰冰的脸庞，咬牙切齿地说：“说啥也没用，你就慢慢等死吧。我要让这个鬼地方，成为你们这些出租车司机的坟地！”

吴大成绝望地闭上眼睛，等他睁开眼睛，哪还有赵达的身影？

过了一天，晚上七点，赵达再一次出现在“松柏”路，肩上仍然背着那个旅行包。很快地，一辆出租车驶到他面前，司机是一个小伙子，看年纪也就三十几岁吧。赵达上了车，仍然坐到后座上。他像前两次一样，哄骗司机去“大镜沟”。司机掉转头，拉着赵达出发了。出租车驶出县城不久，便被两辆警车拦下了，几个警察把赵达从出租车里揪出来，给他上了手铐，押上了一辆警车。

赵达惊魂未定，他一看，差点叫出了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出租车司机吴大成也在警车里。

赵达死死地盯着吴大成，嘴巴



· 新传说 ·

哆嗦着说：“是你……你逃出来了？天啊，怎么可能呢……”

原来，昨晚赵达把吴大成绑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已经废弃了三年之久的大型铁矿矿区。矿区有着四十多年的历史，最辉煌的时候，那里曾居住着两万多矿上的职工和家属。三年前，铁矿资源枯竭，铁矿破产，所有职工和家属全都迁离出矿区。矿区四面环山，方圆数公里，纵横交错的平房、土楼、仓房，还有围墙，散落在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地面上，一条条小路混杂其间，地形十分复杂。很多矿上的职工在搬走时，将自家的房子或者院落拆得七零八落，所以，在这样的夜晚，荒芜的矿区真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吴大成就是在矿区长大的，直到铁矿破产。

昨天夜里，赵达走后，吴大成借着月光，拼命地用树干上的树皮磨着捆绑他手腕的绳子。果然如赵达所说，吴大成用了足足半个多小时才磨断了绳子。到了这个时候，吴大成也感觉到体内的酒精在发生作用了——他的头脑开始混沌起来，眼睛也“发花”了。吴大成知道，如果一两个小时内不能逃出去，

自己肯定完蛋了！可是自己究竟在哪，他根本就判断不出来，东西北北也分辨不清。吴大成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在偌大的矿区里跌跌撞撞地乱蹿乱转，一番折腾，他更加晕头转向了，再加上酒精的作用，他的神智有点不清了……

### 救命铁环

就在吴大成感到绝望的时候，他转到了一个地方，他恍恍惚惚地觉得这个地方似乎有点眼熟：这是一个院子，断墙残壁，一片破落。他竭力睁大眼睛看着四周，越看越觉得这个地方自己似乎来过。突然，他被脚下的石头绊倒，倒地的那一刹那，一只手抓到了一个冰冷的东西，那个冰冷的东西是一个铁环。吴大成再一看，边上还有一个铁环，这两个铁环用铁链拴着，并排固定在围墙上，距离地面一米多高……

吴大成两眼放光，逼视着赵达，大声说道：“就是这两个铁环救了我的命！”

赵达惊愕地看着吴大成：“怎么回事？铁环怎么能救了你呢？”

说起来，吴大成跟那个铁矿还真有一段渊源呢。原来吴大成的母亲守寡多年，十几年前经人介绍，



嫁给了矿上一个姓孙的老工人，她也搬到矿区，跟老孙头住在了一起。后来，吴大成的妈妈得急症去世了，老孙头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老孙头有两儿一女，因为他当初不顾儿女的反对，坚持娶了吴大成的母亲，儿女们对他心生怨恨，都跟他断了来往。吴大成见老孙头年老多病没人照顾，觉得他毕竟是自己的继父，不能不管，便抽出时间去矿上照料老孙头，五六年来没有中断过。

老孙头喜欢坐在马扎上，在小院的大门口晒太阳，可他腰不好，起身时总是挺吃力的。吴大成就给他做了两个铁环，用大铁钉固定在

围墙上，老孙头抓着铁环起身就轻松、安全多了。矿上破产后，老孙头的儿女自愧不如吴大成，便接走了父亲，从此以后，吴大成再也没有去过矿区……

昨天晚上，吴大成一见到那两个铁环，猛然间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了，顿时精神振奋，酒劲也消了不少。两个铁环就像“定位仪”，吴大成凭着过去五年多进出矿区的印象和感觉，终于在凌晨时分逃了出去……

赵达耷拉下脑袋，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吴大成却仍然激动不已，他喃喃道：“是那两个铁环救了我的命啊！”

一个高个子警察感叹道：“吴师傅，表面看是这么回事，其实真正救你的，是你的善心啊！”

（题图、插图：谢颖）

### 2016年8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依据在银碗中见到的影像，营业员不可能认定罪犯是谁，因为银碗中的影像是个倒影，递碗的一瞬间不能立刻记下罪犯的脸。

**思维风暴答案：**B.37。将图形折成一个正方体，相对两面的数字总和是72，故答案是37。





# 治家有方

□ 郑小亮



民国时，汉口有个姓邹的老板，原先是开理发铺的，后来生意渐渐做大，不知从何处学来制洋火的秘方，这洋火，就是火柴，搁以往都是舶来品，自打邹老板开起洋火厂，眨巴眼的工夫，就发了家。可没过几年，制洋火的秘方泄露，后来别家做的洋火比邹老板的还好，一帮人正琢磨着怎么应变，邹老板却不听劝，将洋火厂关门大吉了，他解释道：“这路子，总会走到头，这一百步，人家已经走到了八十步，再动身去撵，等于跛子撵强盗！”

洋火厂没了之后，有四个人不好打发，他们都是邹老板的徒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情分摆在那儿，邹老板也真的把他们当一家人看待，按先来后到，分别喊他们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幺。

眼下，让这四个徒弟另起炉灶走江湖还嫩点，可老呆在邹家吃闲饭，心里也不爽快，于是他们就开口请求邹老板派点活干，邹老板却摇头一笑：“不急，来日方长。”

说不急，一晃大半月过去了，害得几个徒弟吃饭的时候，筷子都不敢往荤菜盘子里伸。

饭后，收拾碗筷的活儿自然由几个徒弟轮流来干。这天晚饭后，



轮到老大打扫，他手不忙脚不乱，先往桌上扫了一眼，然后转身便从橱柜里拿出一个小碟子摆在桌子上。邹老板奇怪了，问：“你拿个碟子干什么？”

老大说：“有些不溜汤滴水的菜盘子里，还剩着一底子干净油呢，冲掉了可惜。”说罢，他开始清理菜盘子，然后再收拾碗筷。

邹老板还注意到，老大洗刷的时候，特意先把菜盘子和碗筷分开，先洗碗筷，后洗菜盘子，邹老板不由得眉头一皱，问：“一起洗不得了？磨磨蹭蹭地耽搁工夫。”老大摇摇头，说：“碗是盛饭的，里头没什么油，菜盘子里有油，若不分开的话，一个油污重的菜盘子就能搅坏一盆水，还是先洗碗筷好点，能省水。”

这话说得邹老板哈哈大笑，待老大干完活儿，邹老板突然说了一句：“老大啊，我分身乏术，你替我去把持杂货铺吧。”

老大瞪大了眼：“杂货铺是邹家的大部头，就我这点能耐能当掌柜？还请师父三思，另觅能人……”邹老板喝了口茶，说：“已经三思了，杂货铺品种多，事儿杂，没个条理还行？我留心很久了，从你收拾饭桌上就看得出来，做事有条不

紊，事杂心不杂，还有，你勤俭持家，做买卖挣钱也是一个道理，你是杂货铺掌柜的不二人选，就这么定了！”

还别说，邹老板眼光毒辣，那杂货铺经老大一打理，弄得像模像样，整天宾客盈门。

其他三个徒弟怎么也想不到，邹老板居然是从收拾饭桌这点小事上相中老大的，于是便开始小心翼翼起来，生怕言行上有点什么闪失。

这天，邹家来客人了，客人是邹老板多年未见的挚友。留客吃饭的时候，旁人早就吃好了，邹老板和朋友却还在一边吃一边聊。

当天该轮到老么收拾，他等得没耐心，便扯上老三，跟邹夫人打了个招呼，说出去转转再回，免得打搅老板的兴致。老二却还在酒桌上伺候着，只要客人酒杯一空，他马上抱着个酒坛子给人家满上，并不时将桌上的菜盘子挨个儿摆到客人面前，调来换去。看着老二一脸媚笑地招呼客人用酒用菜，邹夫人在一边冷眼旁观。

那日邹老板喝得大醉，等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上午了。洗漱过后，邹老板喊来老二：“老二，你去操持理发修面铺吧，不过可不能光顾着应付场面，手艺也得练





练！”

操持理发铺，就跟现在说的店长一码事，老二喜出望外，一个劲儿地弯腰道谢。

待老二欢天喜地地离开，邹夫人一肚子憋闷，埋怨说：“当家的，干吗挑老二操持铺子？瞧他那点头哈腰、溜须拍马的德行，跟奴才似的，腰杆儿都挺不直，还能指望他有大气候？”

邹老板“嘿嘿”一笑，说：“这理发铺子，还非得老二操持不可！”

这是为什么？夫人正愣着，邹老板给出了理由：昨日喝酒的时候，邹老板跟朋友喝到几时，那老二陪到几时；给客人斟酒，都是满杯满杯的来，正应了传统的待客之道——“酒斟满，茶七分”；不仅如此，老二还懂得见风使舵，把桌上的好菜，轮个儿往客人面前摆，并及时撤掉见底的盘子，这样的接待，客人心里要多惬意有多惬意，这待的是客，长面子的却是主家人！

“还有……”邹老板又喝了口茶，“瞧那大上海的理发铺子多地道，从大门口就开始迎宾，手里拿着毛巾往客人身上‘刷刷’两下，以示拂去来客身上沾染的灰尘，之后手一挥，‘您里头请’，这伺候何

等享受，让人觉得舒坦，这些招儿，除了老二还有谁能做到？”

邹老板到底看得准不准，看理发铺子就知道了，自打老二接手后，回头客那个多啊，许多人宁可绕个大圈子，也要转到这铺子里来理发修面，为啥？头发修剪得再好，要不了多久便会长出来，可老二那舒坦无比的伺候，能叫人愉快好一阵子。

安排好了老大、老二，这一天，邹老板对老么吩咐道：“老么，你精明能干，脑子活络，就当邹家的管家吧，你可得为咱邹家当好家、守好财……”

话音未落，老么激动得直哆嗦，胸脯拍得山响：“师父放心，我一定为邹家鞠躬尽瘁、肝脑涂地！”

此时，老三还在一旁候着呢，只见他嘴唇不停地蠕动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邹老板皱着眉头，奇怪地问：“怎么了老三，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老三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师父，老么不能当邹家的管家，他……他心术不正！”

邹老板冷笑了一声，突然厉声说：“哦？我可没瞅见老么心术不正，你埋汰人总得有个谱吧，何况



老么还是你的师弟，难不成你是嫉妒？”

见邹老板帮着自己说话，老么也懒得再跟老三计较，在一旁洋洋得意。老三涨红了脸，猛地一跺脚，大喊了一声：“嗨，我豁出去了！”他指着老么说：“他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当管家，那制作洋火的秘方，是他收了人家的钱后泄露的，他是内贼，我手头还有证据……”老么双腿一软跪在地上，邹老板脸色发青，过了很久，才将手朝门外一挥，对着老么轻轻吐出一个字：“滚！”



老么连滚带爬离开邹府后，老三见师父余怒未消，长叹了一口气，也默默地离开了。

老三刚走到门口，只听邹老板喝了一声：“哪儿去，你给我回来！”老三一回头，见邹老板淡淡地对他一笑，说：“你以为我真不知道洋火的秘方是谁偷出去的？可是知道了又能怎样？事已至此，覆水难收……”

这是唱的哪一出？老三正愣着，邹老板发话了：“我一直在留意管家的人选，老大和老二都不是这块料，为师就想试试你能否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你说，邹家的管家不用你，我还能用谁？”

邹老板把邹家账房的钥匙交到了老三的手里，老三走后，邹老板终于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他

对邹夫人说：“我们邹家有家风，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现在我这四个徒弟都各自有了去处，该留的留，该去的去，我也就心安了。”

（题图、插图：刘为民）



·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

本文改编自威廉·E·钱伯斯同名小说。威廉·E·钱伯斯，美国侦探小说家，担任过美国侦探小说作家协会副主席。

# 歧视之罪

□ 无机客 编译



阿瑟·斯特恩是个成功的商人，自从妻子去世后，他就把全部心血放在了唯一的女儿莫妮卡身上，可是莫妮卡并没有按照父亲设想的那样发展。大学毕业后，莫妮卡搬出富丽堂皇的家，当了一名社工，微薄的薪水只够她在贫民窟租一小间公寓。

斯特恩心疼女儿，却又无可奈何。还有一个星期就是莫妮卡24岁的生日了，斯特恩决定好好找女儿谈一谈。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女儿

租住的地方，一进门，他就挑剔地皱起眉头——只见一张摇摇晃晃的柳条长椅被当成沙发在用，一个很有年头、已经报废的电视组合柜被当成吧台在使用。莫妮卡看到父亲，跑过来亲吻他的脸颊：“嗨，爸爸，很高兴你能来看我。”

斯特恩抱了抱女儿，说道：“我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莫妮卡笑了：“我要到下礼拜才到24岁呢，不用这么急吧。”

斯特恩说：“莫妮卡，我不晓



得该给你什么生日礼物，于是我寻思着，不如写一张支票给你，你现在很需要这个……”

莫妮卡抗议道：“呃，我不需要，我有住所，有工作——”

“什么工作？”斯特恩生气地说，“就为了一丁点钱，在一群贫民窟的野蛮人中间吃苦——”

莫妮卡摇摇头说：“爸爸，他们是好人，他们只是需要一些帮助……”

斯特恩正要反驳，门铃尖利地响起，打断了两人的谈话。莫妮卡打开门，门外是一名高高瘦瘦的黑人男子，穿着皮革短夹克和蓝色牛仔褲，莫妮卡招呼道：“嗨，托德！”

托德用手臂搂住莫妮卡的腰，亲吻了她的面颊，说：“宝贝，你脸色不好，有什么烦心事吗？”

莫妮卡轻柔地摆脱他的拥抱，羞怯地转过身，对她的父亲说：“爸爸，这是托德，他也是一名社工。托德，我想让你见下我的父亲。”

黑人男子的脸上闪现出灿烂的笑容，他上前一步，伸出一只手，说：“斯特恩先生，见到你很荣幸。”

斯特恩却完全没有理会托德，他径直起身，对女儿说：“我们还是下次再谈吧。”说着他拿出笔写了张支票，递给莫妮卡，“需要多

少钱，自个儿填吧。”

莫妮卡填写完支票后递回给父亲。斯特恩看到支票上写着几个大字：一分不要！

斯特恩迈步走出公寓，他把那张支票捏成一团，扔进阴沟。他脑海里不停地闪现着一个画面——那个黑人与女儿在一起，手臂搂住莫妮卡的腰。他只觉得肚子里翻江倒海，不是个滋味……

斯特恩大步绕过街区，试图决定该怎么办，最后他想：不管怎么样，自己不能失去女儿，也许自己应该回到女儿的公寓，道歉一下，尽力容忍女儿的黑人朋友。

于是斯特恩把自尊咽下肚，大步走向女儿居住的公寓楼。当斯特恩走进时，正好有一名老人离开，打开了楼门，使得斯特恩不必摁响门铃。到了楼梯顶端，从门厅里斜射出一束黄色亮光，公寓门没有完全合上。斯特恩在门口犹豫不前，这时他听见托德在说：“亲爱的，别感到不开心。偶尔受到冷落挺好，能让心态谦和。”莫妮卡回答：“托德，谢谢你这么体谅人。”

托德说：“你如此特别，能和你一起站在婚礼上，会是我一生中最为激动的事。”

门外的斯特恩血压猛然升高，



该死的！他可以忍受女儿与黑人约会，但忍受不了这种事——绝不能结婚！他忍受不了黑人女婿，想到日后朋友和生意伙伴别有用心地嘲笑，他不禁捏紧了拳头，咬牙切齿。

一股恨意在斯特恩心中熊熊燃烧，这勾起了他多年前当兵时的一段记忆。当年在热带丛林的战场上，敌人对他和战友造成威胁，他用子弹和两只手消除了威胁。如今过去了二十多年，他再一次感觉到了威胁。可是，纽约不是热带丛林，在这儿不可能像在战场上那样反应——或者，可以试一试？

几分钟后，托德走出了莫妮卡居住的公寓楼，一直在边上等着的斯特恩直到托德消失在街角拐弯处，才跟了上去。走过一个荒无人烟的街区后，他喊道：“托德！”

托德警惕地回头望过来。斯特恩小跑着追赶上来，装出气喘吁吁的模样说道：“我希望你能原谅我的粗鲁行为。在你到来前，莫妮卡和我刚刚发生过争执。我正要回去道歉，刚好看见了你。”

托德笑起来，伸出手，友善地说道：“我们都有各自的缺点……”

他话还没说完，斯特恩抓住托德伸出的手，猛然把他往前拉，膝

盖狠狠击中他的腹股沟。托德的双腿弯曲下来，双手胡乱地抓来抓去。斯特恩感到脸庞一侧有股火辣辣的感觉。两个人瘫倒在一排垃圾桶上，斯特恩爬到托德身上，两只手抓住他的头发，抓起他的脑袋撞击人行道。最终，斯特恩的手掌劈中托德的喉咙，结束了这场打斗。

斯特恩慢腾腾地站起身，把领带缠成一团，撕开衬衣。他倒地前脸上的伤口流了挺多血，这点让他满意。他知道在纽约市的这片地区，经常会发生抢劫案。他想象着莫妮卡得知自己的父亲成为受害者时，她会有怎样的感觉，特别是当他证明抢劫的凶徒是托德！斯特恩一只手摸着受伤的脸，大声地叫起了警察……

警察局里，斯特恩配合地录着口供：“正如我告诉巡警的那样，我正往前走着，这个男人突然袭击了我。你可以想象，当我发现歹徒正是一个小时之前我女儿介绍给我认识的小伙，我有多震惊，多惊恐。这个人，我的天啊，她即将嫁给这个人——”

这时，一名警探把脑袋探进门，“他女儿到了。”

“送她进来。”

莫妮卡面无血色、无精打采



地走进来。斯特恩走向她，轻轻地捏她的肩膀，说道：“谢谢你过来，宝贝。”

莫妮卡直挺挺地站着，没有回应父亲的拥抱，反而冷冰冰地说：“我还以为警察会给杀人凶手戴上手铐。”

斯特恩感觉到一阵寒意，他更用力地抓住女儿，说：“我是正当防卫，托德企图抢劫我。”

莫妮卡含着眼泪说：“托德永远不会对任何人使用暴力，这违背他的信条。假如有任何暴力行为，肯定是你引发的，我也会这么对陪审团陈述。你谋杀了一个对我来说十分亲近的人。”

“谋杀？对那种人，就不算是谋杀……”斯特恩咬紧牙关，“该

死的！你怎么能想要嫁给他！”

“嫁给他？你在说些什么？”

“甭装了！今晚我回到公寓楼，本想道歉，结果从门外偷听到你俩的对话。他说，能和你一起站在婚礼上，会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事。”

莫妮卡盯着父亲，凝视了好久好久，接着她耸耸肩，把父亲的手从她肩膀上抖落，在皮包里摸索，找出了一张相片，相片上是一名穿着军中医务兵制服的金发男子。“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惊喜，爸爸。下个月，等他服役归来，我会嫁给这个人。”

斯特恩的目光落在相片上，双眼睁得大大的。他试图要说话，可发不出声音，斯特恩在他人生中头

一次懂得恐惧是什么滋味。莫妮卡的脸上挂着两行眼泪，不停地摇头，斯特恩听见女儿说道：“托德将会为我主持婚礼，是这么回事——他是一名经过正式任命的牧师……”

（题图、插图：佐夫）





# 攻克天堂

□ 姜献忠

有一个海盗头子叫波洛克，他仗着自己的船上有六门大炮，常年在海上打劫过往商船。商船上的人打不过他，又不甘心受他的欺负，船主们就凑了一大笔钱，从海马部落里请了一名远近闻名的巫师，请他念咒作法，要咒死波洛克。

巫师先用海水加上唾沫和泥，捏了一个模样和波洛克差不多的泥人，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三天，又用刀尖在泥人身上刻下了波洛克的名字，然后让人将泥人抬到一只停靠在港口里的商船上，一边拔出长剑挥舞，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嗖”的一声，一剑砍下了泥人的头颅。

巫师念咒施法的时候，波洛克正斜躺在海盗船上喝酒晒太阳，他真是惬意极了，这些抢掠来的红酒，味道实在太好了。正喝得高兴



呢，谁知本来风平浪静的海面上突然起了一阵狂风，一下就把海盗船掀了个底朝天，把波洛克和他手下的一百多名海盗全淹死了。

商船上的人得知了这个喜讯，纷纷鸣枪庆祝。有人建议，请巫师再施魔法，将波洛克的灵魂打入地狱，让他永世接受硫磺火刑的折磨，以解人们的心头之恨。

于是巫师又捏了一个泥人，放在太阳下暴晒了三天，然后又念了一连串咒语，挥起长剑向泥人的脖



子砍去……但是这一次，锋利的长剑不但没有砍下波洛克的头颅，反而火星四溅，断为两截，巫师持剑的手也被震得虎口开裂。

巫师大惊，“当啷”一声扔了半截剑身，趴在船板上听了一会儿海水的声响，不禁一声长叹：“这个人实在太有钱了，竟然早在十年前就用抢来的银子买通了地狱里的魔鬼，将他和手下的名字从地狱花名册上删除了。现在，他的队伍乘坐飞船，正在开往天堂的路上。”

众人一听，顿时愤怒起来：“如果波洛克这样的坏蛋也能进天堂，天理何在？”他们纷纷请求巫师再试一次，巫师摆摆手，说道：“我的法力有限，只能杀他的身体，杀不了他的灵魂，还是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来处理吧。”

这会儿，上帝正端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聆听着天堂交响乐队美妙的颂赞，突然有一个天使来报：“无恶不作的海盗头子波洛克，正驾驶着他的飞船往天堂的方向开来。”

上帝不由大怒：“立刻调派天军，堵住天门，不许波洛克进来，他的归宿只能是地狱。”

这当儿，波洛克的飞船发出“隆隆”的马达声，一直开到了天堂的

大门前。波洛克见天门紧闭，就命令一个手下前去交涉，要求打开天门，让他们进入天堂。这名手下拿了一个铁皮喇叭，走下飞船，趾高气扬地对守门的天军喊道：“波洛克船长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只要让我们进入天堂，他愿意给上帝奉献5吨黄金，以及20吨的白银，否则别怪炮火无情。”

一名天军鄙夷地嘲笑道：“波洛克大概不知道，金银都是上帝创造的，他从来就不缺这个。”

波洛克见通融无效，不由得恼羞成怒，命令手下发起进攻，六门大炮一起抬起炮口，向天堂开炮轰击。

一时间，只见硝烟蔽天，炮声震耳欲聋，这些大炮太厉害了。原来，波洛克早料到天堂的大门不会为他轻易开启，他的如意算盘是先礼后兵，为了增强战斗力，动身之前他已经把普通的大炮换成了最新式的，不仅轰开了天门，还把守门的天军轰得丢盔卸甲，溃败而逃。上帝见天门失守，天堂难保，便带着天使天军，一眨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波洛克得意洋洋，为了摆威风，他特意搞了个正儿八经的入城仪式，十几名人高马大的海盗穿上礼





服，扎起领结，排着整齐的队列，吹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前开路，百十名手下组成的人马扛着长枪，紧随其后，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天堂。

波洛克的脖子被巫师砍得有点疼，旅途的劳累又让他感到困乏。攻克天堂之后，他想找个地方喝点酒，好好休息一下，但是走来走去，街道上到处都是残垣破壁，一片狼藉。更恼人的是，一颗炮弹引燃了一个仓库，这仓库里堆放着上帝准备赐给一个科学家的新型化学元素，于是天堂的空气里弥漫着呛鼻的气味。

波洛克不由得大声咳嗽起来，和清新的海洋空气相比，这样的味道实在无法忍受，甚至比地狱里火烤犯人的焦糊味还要呛人。尤其令他失望的是，偌大的天堂里竟然连一瓶红酒也找不到，没有酒喝，真是太难受了。还有一条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眼镜蛇，猛地蹿到波洛克的脚面上，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波洛克气恼地喊叫起来：“哪里是天堂，简直就是地狱。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去地狱里享清福，反正魔鬼早被我买通了。”

突然，一个低沉又威严的声音从比天堂更高的空间传了过来，那

是上帝略带讥讽的声音：“你以为这是哪里？告诉你吧，这里就是地狱，你的灵魂将被永远羁押在此。你每天都要被呛得咳嗽不止，直到咳出血来。你往前看看，就在我昔日的大宝座下，我撤离之前刚造了一座火山，三分钟后将要喷发，你永远都别想逃脱硫黄火湖的惩罚，这怨不得别人，一切都是你亲手所为。”

波洛克不由得大惊失色，他环顾四处，这里和传说中的地狱完全不同，波洛克透过望远镜，看到这里金碧辉煌，光华四射，百合花、凤仙花如锦绣一样正在盛开。波洛克惊呆了，急令手下打开航天路线图，一边核查飞船坐标，一边自问道：“莫非是我搞错了方向？”

“你并没有搞错方向。”不知什么时候，巫师悄悄地来到了波洛克的身后，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你大概不知道吧？上帝在哪里，哪里才是天堂。你赶跑了上帝，天堂就变成了地狱。”

那条眼镜蛇也狂笑起来：“我就是曾被你收买过的魔鬼，上帝有令，今后就由我来照顾你了。”

波洛克顿时瘫倒，再也说不出话来……

（题图：佐夫）



# 鬼也要离婚

□ 蒋诗经

陈四是混得叮当响，穷得叮当响。这天，他无意中在后山发现了一个清代的墓，就叫上朋友大头，想去盗墓碰碰运气。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出现在荒凉的后山上。两人虽然是生手，但不缺力气，很快从坟墓的左侧打通了一个盗洞，可找了许久，却一无所获。两人不由得都有些泄气，突然，陈四指着半山腰，颤声问大头：“你看，那是什么？”大头抬眼望去，四周一片黑暗，只有半山几点火光，正晃晃悠悠地向坟地而来。

大头吓得魂不附体，一下子钻进盗洞，瑟瑟发抖地说：“坏了，肯定是坟主请来的鬼救兵！”陈四强自镇定，躬身躲在坟头后，两腿发抖，注视着火光的动静。

火光很快到达了坟地，陈四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确定，那是一群鬼，不但能看见火光下的人影，还能听到隐隐的说话声。只听一个沙哑的声音道：“就在这里吧。”其余几个人立刻拿起手中的工具，不停地挖了起来。

大头这时也缓过了神，爬出了盗洞，悄声对陈四说：“原来是一



群同行。”陈四却摇摇头，说：“你听，好像有人在哭。”

果然，人群中传来了压抑的哭声，侧耳细听，原来是一个老妇人在哭诉：“我家慧英死得惨啊，今年才23岁，还没结婚就出车祸走了，要不是大家帮忙，整个人就被一把火烧了……”

听到这里，陈四和大头明白了，他们遇上的不是鬼，也不是盗墓贼，而是一群人，要将一位叫慧英的姑娘偷偷地入土为安，逃避火葬。

果然，这群人忙活了一阵后就离开了，只留下一个新坟。

陈四和大头虚惊一场，逃下山去，什么收获也没有，看来这行饭也不好吃。

第二天，陈四独自在家生闷气，大头突然闯了进来，一惊一乍地说：“陈四，发财了，今晚我们还去那块墓地。”陈四白了大头一眼：“你有病吧？那块墓地里根本没有像样的坟，去偷尸啊？”

大头竖起大拇指：“你可真聪明，就是要去偷尸！”

大头不知从哪儿得知，百里地外的滕县有个未婚的小伙子叫罗浩，病逝之后，家里不但将他偷偷土葬，还一直为他张罗着结一场阴

婚，但这桩“婚事”已经耽误了两年，还没有着落。罗家挺有钱，为了完成这个心愿，已经加价出到了10万。也就是说，如果将一个年轻女孩的尸体送到罗家，可以得到10万块的酬谢。

大头笑道：“我和罗家联系上了，如果我们把那个慧英姑娘的尸体偷过去，比盗墓可划算多了。”陈四有些犹豫，说：“新墓不像老坟没人管，头七那天，坟主家人肯定要去祭奠。如果发现尸体被盗，报了案，说不定事情会闹大的。”

大头哈哈一笑：“这点我早考虑过了。我们盗了尸身后，把坟还原，一时肯定发现不了。再说，坟主是偷偷土葬的，就算发现了，也不敢报案。”

陈四一听，是这么个理，谁让自己缺钱呢，干！

当天夜里，两人轻车熟路地来到坟地。新坟土松，比盗老墓可轻松多了。不一会儿，两个人就打开了棺材，慧英姑娘的尸身静静地躺在里面。大头取来尸袋，铺在一边，招呼陈四抬尸体，可是两个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尸身却依然躺在棺底一动不动。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试了几次，还是一样。

大头忍不住嘟囔道：“莫非是



慧英姑娘不愿‘嫁人’？”话一说完，大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

陈四却觉得大头说得有些道理，皱着眉说：“这里的姑娘出嫁时，有个风俗叫‘赖嫁’，就是假装舍不得娘家，不愿去婆家，非得有人帮她脱了鞋，背着出门才行。”大头一听，头立马又大了一圈：“这荒郊野地的，不带这么吓人啊！”

陈四无奈地说：“现在这个情况，只有试试了。”说罢，他摸索到慧英的脚部，脱下了慧英的鞋，喃喃念道：“慧英姑娘，我们这是送你去结婚，是好事，这就上路吧，可不要错过了良辰吉日。”然后对大头吩咐道：“大头，你背对着慧英姑娘，我这就把她扶到你背上。”大头龇牙咧嘴地不愿意，陈四恨恨地踢了他一脚，大头只好背过身去。

这时，一阵阴风吹过，陈四硬着头皮去扶慧英的尸身。你还别说，这次慧英的尸身还真被扶了起来。两人吓得不轻，可看在10万元的份上，还是小心地将尸身装入尸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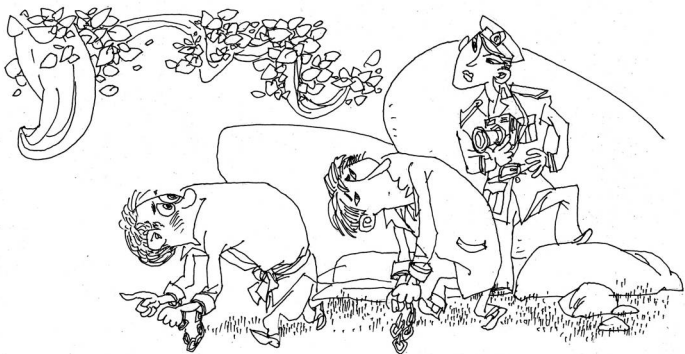
着揖说：“慧英姑娘，等我们将你的坟还原了，这就送你去成亲。”

终于忙完一切，已接到消息的罗家早有准备，按阴婚习俗准备好了隆重的仪式。陈四和大头耐着性子，看到慧英姑娘被送进罗浩的坟墓内，和一具骨骼相拥而眠，才如愿地拿到了报酬，喜滋滋地走了。

事情转眼过去了半年，和大头当初猜想的一样，一切风平浪静，陈四和大头早已把这事忘到爪哇国去了。

这天，陈四正在家里睡懒觉，几个警察进来不由分说就将他抓了起来。陈四大叫冤枉，一个警察哼了一声，说：“大头已经全招了，你就别想抵赖了。”

陈四傻了眼，盗尸的案子犯了！案件很快就审清楚了，开庭的时候，陈四见到大头就骂他不是个





东西，无端将自己招供了出来。大头气得啐了陈四一口说：“这事本来神不知鬼不觉，要不是你泄露了风声，我怎么会被抓？”

庭审结束后，两人才明白，他们是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说得有板有眼，还提供了陈四和大头的姓名和住址，但这是个匿名的举报电话，法官也找不出这个人证，好在证据确凿，两人也都供认不讳。

在等待判决的几天里，陈四和大头被调到了同一个号房。两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事情都过去了半年多，怎么会有人举报，而且还知道就是他俩做的呢？陈四越想越憋屈，睡在铺板上唉声叹气，这时，他发现铺板上写了一行小字：“滕县罗浩到此一游。”陈四心里一惊，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突然，他想起了什么，颤声对大头说：“这、这罗浩，不就是我们卖尸的买家？”

两个人惊得合不拢嘴，不会这么巧吧？罗浩也坐过牢？

这时，号房里的一个“二进宫”看见两人的表情，过来一看：“嗨，这个罗浩你们认识？”陈四和大头同时摇头。

“二进宫”说：“这个罗浩我认识，我第一次进来，和他在一起呆

过。这家伙坏得狗都不吃，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占齐了。听说他家有点钱，好不容易把他捞出去，谁知他却吸毒过量，死掉了。早知道还不如让他关在监狱里呢，这家伙就是做鬼恐怕也不是个好鬼，哈哈……”

陈四和大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傻了眼。

盗尸案的最后一项程序，是让陈四和大头去指认被盗尸体，然后按照国家法律执行火化。陈四和大头耷拉着脑袋，指认了罗浩和慧英的合墓。执法人员开了棺，准备分别拣出两人的尸骨，送去火化。

看着打开的棺木，陈四突然一声大叫：“我明白了！”大头不明所以地问：“你明白什么了？”

陈四清楚地记得，当初慧英姑娘结阴婚的时候，是和罗浩面对面、以相拥的姿势葬下去的，可现在慧英和罗浩的骨头已经分得很开，而且，从骨骼的形状来看，绝对是背对背的模样。

陈四想说，那个匿名举报电话，说不定是慧英姑娘打的，她觉得嫁错了鬼，想要离婚，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出……

陈四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题图、插图：潘胜奎）



因某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这些人坐上了同一班飞机，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 谁还认识他

□ 招财猫 改编

设计师凯西最近在与已分居一年的丈夫协议离婚。这天，心情不佳的她拖着行李登上了从美国飞往阿根廷的班机，她收到请柬和机票，被邀请去那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上了飞机后，凯西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坐在她邻座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他看到美丽的凯西坐下来，向她投来了友好的微笑，寒暄道：“你好，是去旅游的吗？”



· 情节聚焦 ·

“不，我是去参加一个工作会议。”凯西回答道，她对这个温文儒雅的男子颇有好感。

男子继续问道：“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模特？”

“不，我是一名设计师。”凯西开心地笑了起来，“你怎么会认为我是模特呢？”

男子恭维道：“这还用说？因为你很漂亮。”

凯西笑道：“谢谢，那你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嘛，我是一名大学教授，教音乐专业。”

凯西点点头，调侃道：“我的丈夫大学时选修过音乐，他说这个专业的教授都很苛刻。”

“是吗？”教授听后笑了，“没办法，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的评论会伤害一些学生，可是没办法，我必须告诉他们事实，有些人创作出来的曲子就是一文不值。我记得我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叫帕克的，他根本没有天分，当他听到我对他作品的评价时，他当着全班的面嚎啕大哭起来，真是可怜……”教授无奈地耸了一下肩。

凯西听到这里，不禁惊奇地张大了眼睛：“帕克？请问你是詹森

教授吗？”

“是的，你认识帕克？”教授也觉得很惊奇。

凯西犹豫了一下，说：“帕克就是我的丈夫，他给我讲过这件事，只是……我们现在在闹离婚。”

“哦，真是太巧了……”

教授的话音未落，坐在他们前排的一位老妇人转过身来，说：“不好意思，刚才我一直在听你们讲话，你们说的帕克，是我在中学时教过的一名学生，我曾经让他留级，他也是在班里当场就大哭起来，我只想说，这真是奇遇。”

这太巧了，教授和凯西听后都吃惊不已。

这时，过道对面座位上的一个胖老板也伸出脑袋来说：“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你们说的帕克就是一年前被我解雇的那个职员，他确实像你们说的，总是动不动就大哭起来。”

教授和凯西面面相觑，教授想了想，站起身大声问：“嘿，在这飞机上的所有人，请问你们还有谁认识我们所说的帕克吗？”

这是一架小型飞机，机舱里总共有二十多个乘客。教授的话音刚落，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机舱里的每一个乘客都举起了手。大家都



为眼前这不可思议的巧合惊呆了，机舱里一片安静，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好。

这当口，一个身材苗条的空姐踉踉跄跄地跑过来，脸色苍白地说道：“各位，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什么好兆头，帕克是这架飞机的机长，他不久前追求过我，说他和妻子感情不好，可是我拒绝了他。刚才听到你们的议论后，我想去问一下帕克是怎么回事，可是他把驾驶舱的门锁上了，请问，你们是自己买票搭上这班飞机的吗？”

“不！”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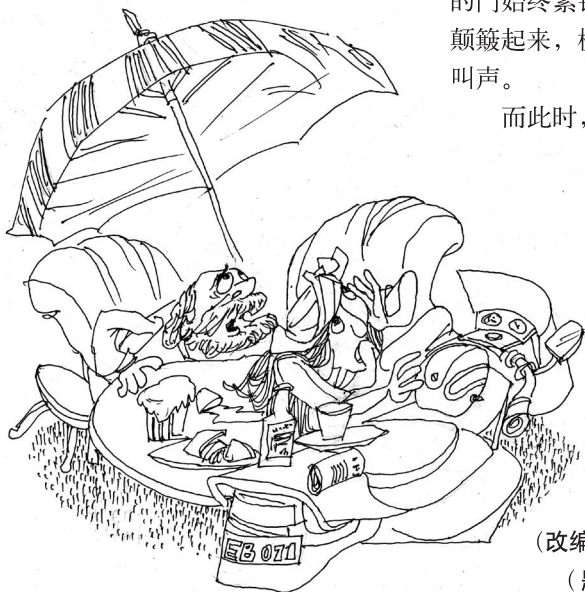
道，他们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被邀请搭上这班飞机的。

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乘客最先反应过来，他惊叫道：“天哪，我曾是帕克的心理医生，他一定是要做出什么可怕的事了！”说着，他冲到驾驶室前使劲拍打着门：“帕克，快开门！你不能这样做！我告诉过你，你的一切不幸都是你父母造成的，他们对你太苛刻了，给你的心理造成了创伤。这不是我们的错！”可是无论他怎样叫喊，怎样拍打，驾驶室的门始终紧锁着。此刻，飞机开始颠簸起来，机舱里到处是慌乱的尖叫声。

而此时，帕克的父母正和往常一样，坐在自家花园里喝着下午茶。突然，他们听到一阵呼呼作响的风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抬起头向天空中看去，只见一架巨大的飞机正呼啸着向他们直撞过来……

（改编自影片《荒蛮故事》）

（题图、插图：潘胜奎）







· 3分钟典藏故事 ·

## 鲜花栅栏

这是一个高档别墅区，每家都有独立的庭院，庭院外围着镂空的铸铁栅栏。大多数人家入住后都进行了改造：在铁栅栏内另砌一道墙，这样就安全多了。

与众不同的是，有相邻的两家一直没有另建围墙，只是在靠近铁栅栏的地方栽了藤蔓花卉。

过了一段时间，别墅区内连续发生了数起入室盗窃案。越是戒备森严的人家，越首当其冲。

后来，盗贼落网了。审讯时警官问他们，为什么不偷围有“鲜花栅栏”的那两家，而非要攀越高墙去冒险呢？盗贼说，他们踩点时发现，建围墙的人家周围很少有人停留，而围有鲜花栅栏的那两家，停

下脚步赏花的行人太多了。即使在晚上，人们走过鲜花栅栏时，也会自然而然地放慢脚步，欣赏鲜花美景。

越是处处防范别人，就越容易被坏人乘隙而入；而示人以友善，就会拥有更多的安全与宁静。

（作者：张燕峰；推荐者：从 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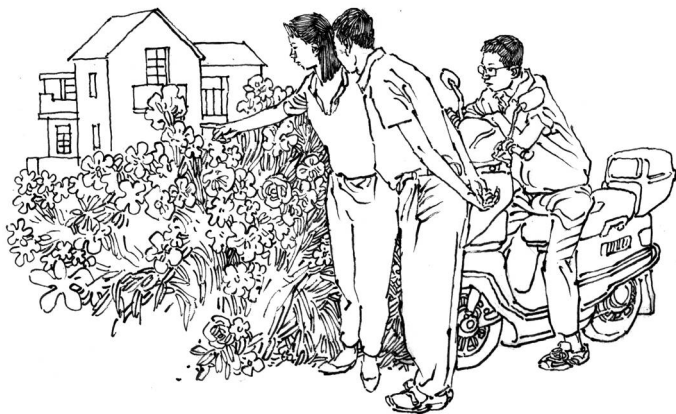
## 朋友的祈祷

甲乙两个好朋友在一场海难中流落到了一个无人小岛上，两人祈求上帝来救他们。为了看出谁的祈祷更有效，他们决定以小岛中央为线，两人分别呆在小岛的两边。

甲祈祷的第一件东西是食物。很快，他就找到一棵长满果实的树，吃到了水果；而乙所在的小岛另一侧仍然光秃秃的。

甲觉得有些孤独，又祈祷能有个妻子。第二天，一艘小船失事了，船上唯一的幸存者是个女人，她游到了甲那边。而在小岛的另一侧，什么也没发生。

接下来，甲祈祷了房子、衣





服……如同有魔法一样，他所祈求的东西全都出现在了他所在的那侧小岛上，乙仍然一无所有。

最后，甲祈祷要一艘船。祈祷后的第二天，他就看到岸边泊着一艘船。甲立刻和妻子上了船，他没有去叫乙。

船将要离开小岛时，甲听到天上传来了一个声音：“你为何要将你的朋友留在岛上？”

甲回答说：“这些福分是我自己的，是我祈祷得到了这些东西。我朋友的祈祷没一次得到回应，所以他不配得到任何东西。”

天空中的声音说：“你错了！他只祈祷了一件事，我回应了他。”

甲好奇地问：“我的主啊，他祈祷了什么？”

上帝答道：“他祈祷你的所有祈祷都能得到回应。”

(编译：孙开元；推荐者：宁静姿涵)

## 代价最高的证明

迦莱是一名哲学家。一次，他受邀到城里讲课，驾马车经过城郊的山区时，遇到一只大老虎。迦莱吓坏了，趁着老虎吃马，悄悄地从马车后面溜走了。

来到城里，迦莱告诉人们他在城郊遇到了老虎，可无论他怎么说，人们就是不相信，因为从来没人在那里

见过老虎。迦莱怒道：“我带你们去看，我的马车和马骨头还在山里呢！”

人们跟着迦莱进了山，但是他们在路上来来回回找了好久，连一根马毛都没看见，人们哈哈大笑离开了。

迦莱痛苦极了，为了证明自己没说谎，他买了一支火枪，再次回到山里，他要打死那只老虎并拖回城里，让所有人都看看。

迦莱进山十多天，一直没有音讯，人们开始担忧，便到山里寻找，结果在一片潮湿的泥地里发现了一堆破碎的衣服、一只脚以及一支来不及上膛的火枪。人们把这只脚带回了城里，法官查验后告诉人们，这只脚就是迦莱的，而根据泥地上的脚印判断，他是被一只重量至少在五百磅左右的老虎吃掉的。直到这时，人们才相信，迦莱没有说谎。

迦莱向人们证明了自己没有说谎，却输掉了性命。如果他能对别人的质疑一笑了之，又怎会落得如此下场呢？

(作者：李克军；推荐者：潘光贤)

(本栏插图：陆小弟)



## 学写作文， 从读故事开始



俗话说“人无笑脸休开店”，可阿P的老板偏偏就爱耍个性。眼看生意要黄了，为了留住大客户，阿P这回真的拼了……



# 阿P留客户

□  
轮  
椅

## 老总有个怪脾气

阿P大学毕业后，应聘到“袁氏公司”，这是一家家族企业，创始人叫袁海。阿P去了才知道，袁海已退休在家，现在总经理是袁海的女儿袁圆。阿P刚进公司，被安排到业务科，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点业绩来。

这天，阿P拿着文件去经理室汇报，还没等进去，就见一个人

进了经理室，一闪身就出来了。阿P心想，难道总经理不在吗？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进去了，见总经理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阿P说：“总经理，这个文件请你过目一下。”

总经理袁圆却没理他，也不知低头在做什么。阿P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袁圆吓了一跳，抬头看了阿P一眼，问：“你有什么事？”

阿P说：“是这样的，总经理，



有个文件想请你过目一下。”

袁圆却忽地一下站起来，指着一件东西，说：“你看到这是什么了吗？”

阿P这才看到，办公桌上放着个木偶小摆件，木偶正面朝外，形象很简单，脸上有两只眼睛和嘴，嘴角是向下的，是个不高兴的表情。

阿P疑惑地说：“这是木偶呀！”

袁圆说：“这不仅仅是木偶，这代表我的心情，你在我不高兴的时候来打扰，这不是添乱吗？以后再这样就炒你鱿鱼！”

阿P吓得后退两步，赶忙走出办公室。

等阿P一出来，就发现有几个同事正冲他笑，其中一个说：“怎么样，挨训了吧？”

阿P不好意思地笑笑，问：“这是怎么回事呀，咱经理怎么跟小孩似的，说翻脸就翻脸呀？”

同事告诉阿P，这是总经理袁圆的怪脾气，她高兴时跟谁都合得来，可她一个月中总会有几天不高兴，不高兴的时候，谁也不见。阿P就说：“这脾气还真古怪，关键是，谁能摸清她啥时候高兴、啥时候不高兴呢？”

同事说：“你没看到她办公桌上的那个木偶吗？”

原来，那个木偶是两面的，一面是高兴的表情，一面是不高兴的表情，袁圆高兴时，就把高兴的表情朝外，不高兴了，自然把不高兴的表情朝外。这样大家一进去，看到木偶的表情，就知道总经理的情绪了……

第二天，阿P继续昨天的工作，把文件送到总经理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办公桌上的木偶已经嘴角向上，向他笑了。

等阿P进去了，袁圆笑脸相迎：“阿P，你好！”

阿P把那份文件拿出来，袁圆只看了几眼，就签了字。从办公室里出来，阿P暗想，今天与昨天，真是冰火两重天呀！

这下，阿P也算摸着了门道，可阿P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担忧：这做生意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怎么凭情绪做事呢？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

## 拼命留住大客户

事实证明，阿P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

这天，公司里来了个外国人，负责接待的阿P笑脸相迎：“请问，我有什么能为你服务的吗？”



外国人说：“我要找你  
们袁经理，我是他的老朋友了。”

阿P看他这年龄，不像跟袁圆是老朋友的样子，就说现在的总经理是以前总经理的女儿。

那个外国人就说：“原来是我老朋友袁海的女儿呀，那也好。”

等阿P一问，这个老外可不一般，他叫彼得，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这可是个大客户呀，阿P赶忙领着彼得去袁圆的办公室。

阿P进了总经理办公室，却见办公桌上的木偶是“不高兴”的那一面朝外，他心里“咯噔”一下，硬着头皮撞进去，还没等说话，袁圆就烦了：“难道你不知道公司的规矩？今天我谁也不见。”

阿P还想说什么，可袁圆根本就不让他说，拍桌子让他出去。阿P只好退出来，看到彼得，就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总经理今天不能见你。”

彼得问：“为什么，她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阿P答不上来，突然他急中生智，迅速转移话题：“彼得先生，你有好些年没来中国了吧？”

彼得点点头，阿P忙说：“现在在中国变化很大，这里有很多好吃

好玩的，想必你还不知道吧？不嫌弃的话，我可以为你效劳。”

彼得看着满脸堆笑的阿P，说：“那可就麻烦你了。”

于是阿P带着彼得出去游玩，走了几个景点，又吃了当地名吃，彼得很开心。晚上，阿P回来一算，这一天花了一千多，不由得一阵心疼，暗想：如果明天袁圆还不高兴，又要哄这个老外一天，自己可就亏大了。

第二天一早，阿P先去了公司，问同事们袁圆今天情绪怎么样。同事说，木偶还是不高兴的那一面朝外。阿P头大了，回到宾馆，他强颜欢笑对彼得说：“彼得先生，我们总经理太忙了，还是不能见你，她叫我领着你到处转转。”

彼得挺高兴，说：“昨天我还真没玩尽兴呢，那今天咱就继续。”

阿P暗暗叫苦：你不把我的积蓄都玩进去是不行呀！

阿P和彼得转了几个新景点，一天下来，又花了两千多。

回到家，阿P不由得犯起了愁：明天袁圆的情绪会不会好起来呀？再这样下去，自己可真要撑不住了。想来想去，只有冒险来这一招了。于是，阿P连夜悄悄地回了公司……



## 每天都是好情绪

第二天，阿P去接彼得，说：“彼得先生，我们袁经理今天有空了，要和你面谈。”

彼得有些意外，但还是跟阿P去了公司。

这次，阿P直接领着彼得进了总经理办公室。办公室里，袁圆正坐在桌前扳动着那个木偶，木偶此时是笑脸的一面朝外。

阿P一进来就说：“总经理，彼得先生来了两天了，想跟你洽谈业务。”

袁圆想要发怒，可木偶现在是笑脸朝外，她没有发火的借口，只好挤出一丝笑容，说：“彼得先生，让您久等了，这几天我有些事，一直没能和您见面……”

接着，两个人就坐下谈起来，阿P悄悄地退了出来。回到办公室，阿P暗自高兴：总算留住了财神，但愿他们洽谈成功，公司里效益好了，自己也能多发奖金。

就在这时，又有个外国人进来，这是个年轻人，他用中国话对阿P说：“先生，我的父亲叫彼得，我和他一起来贵公司洽谈一项重要业务。你能带我去见袁圆经理吗？”

阿P不敢怠慢，忙把小彼得带到经理办公室。袁圆跟彼得聊得正投机，看到那个年轻的外国人，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说：“小彼得，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说要分手吗？”

小彼得苦着脸说：“我是一时气话，哪想到你认真了。”

阿P此时一头雾水，正不明白怎么回事，办公室的门开了，又进来一个人，却是公司的创始人——袁圆的老爸袁海。他一进门就笑着说：“哎呀，大家都来了，实在不





好意思呀！”

袁圆问：“爸，这是怎么回事呀？”

袁海只好把真相说出来：

原来，袁海退下来后，对女儿有些不放心，就在暗地里密切关注着她。他听说女儿好闹情绪，情绪一上来，什么都不管了。袁海很着急，他的老朋友彼得知道后，主动提出帮忙，袁海就拜托老友在女儿闹情绪时“出现”，故意把生意谈崩，好给她一个教训，让她改掉这个毛病。彼得在袁圆那里碰了钉子后，本想借机发作，不料却碰上了阿P，被阿P的热情所感化，才没有趁势发火……

而袁圆这几天心情之所以不

好，却是因为情场失意。她在留学时和小彼得是同学，两个人情投意合，可袁圆总爱闹脾气，平时都是小彼得让着她，这次吵架，小彼得忍无可忍，说了“分手”，这下让袁圆的情绪一下子降到了谷底，连着几天木偶都是哭脸朝外。小彼得事后也后悔了，这不，立刻跟着他老爸赶来中国负荆请罪了。

事情都弄明白了，袁圆诚恳地说：“我以后一定努力控制情绪，不再任性。这次的事，多亏了阿P……”

阿P咧开嘴连连摆手，说：“其实，我也犯了个错误——总经理，你办公桌上的木偶，是我偷偷粘住的，固定在笑脸的那一面了。”

袁圆听了，还没说话，袁海却笑了，说：“粘得好！我们做生意，就要把自己和笑脸‘绑定’。”

几天后，阿P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被提升为副经理。

以后，公司里就有了一个规矩，每个人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一个笑脸木偶。公司上下一团和气，不笑不说话。后来，人们越看那张笑脸越像是阿P，特别是阿P张嘴一笑的时候，更像了。

（题图、插图：顾子易）





# 太监拉车

□  
许张彬



## 书生上黑车

**清**光绪二十九年，朝廷时隔五年后再开科举，一时间京城内外人潮涌动，热闹非凡。

这一日，城门外来了两个书生打扮的人，一胖一瘦，一看就知道是前来参加会试的举人。瘦书生名叫郭子睿，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说：“我们紧走慢赶，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些，恐怕城内的客栈已经没地方可住了。”

胖书生叫杨崇生，他听了后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懒懒地说：“早就叫你不要来参加会试……”

郭子睿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呵斥道：“身为大清子民，怎可说出

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国难当头，正是我等读书人……”

“得得得，你这一路上都不知道说多少次了。”杨崇生连忙打断了郭子睿的话头，一脸悻悻的样子。

两个人一时间竟都沉默了下来。这郭子睿，是扬州府一个大绸缎商的子弟，自幼饱读诗书，为人正直，时刻想着用自己的满腹才华报效朝廷。他家和杨崇生家是世交，常有生意来往，两人又是自小玩到大的，关系自是不一般。只是这杨崇生虽然聪慧，但并不喜欢读书，时常跟随家族商队四处闯荡，倒也见识不凡。一直以来，杨崇生就劝说郭子睿跟他一起到国外留洋，可





· 传闻轶事 ·

郭子睿满脑子想的是参加科考，一直未能成行。这一次，听说郭子睿要去京城应考，杨崇生便急急忙忙地跟着一道来了，想的便是一旦郭子睿落榜，拖也要将他拖到国外留洋去。

就在这时，一辆车身蒙着黑布的马车从城门口慢吞吞地过来，等靠近时，他们才发现拉车的竟是一个面白无须的太监。那太监将马车停了下来，满脸堆笑，露出了一口大黄牙：“两位爷，车上有请！”

这太监没认错人？郭子睿和杨崇生顿时一脑袋糨糊，正想着，那马车的黑色门帘忽然掀开了一角，露出一张陌生人的脸来，那是个年轻人，他笑着朝两人招了招手。郭子睿还没什么反应，旁边的杨崇生倒是反应过来了，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声：“先上去再说，免得站在这儿被人当猴儿看！”说着，他拉起郭子睿，一个箭步就钻进了马车。

进了马车后，那年轻人对着两人笑了笑，抱拳说道：“在下赵鸿举，今日出门，看到两位公子气度不凡，一时生出了结交之意，想邀请两位一起游览京城，不料一时急切，竟差点吓着了两位，真是失礼了。”

两人连忙回礼，杨崇生说道：“哪里话，我二人也是刚刚到京城，

人生地不熟，正愁不知该如何是好呢，如此有劳赵兄了！”

年轻人之间原本就好打交道，再加上这赵鸿举谈吐不凡，没多久就聊得火热。

### 游览紫禁城

三个人聊得正欢，马车停了，那太监说：“几位爷，聚宝斋到了！”

赵鸿举一听，笑了起来：“郭兄、杨兄，这聚宝斋可是咱京城最有名的古玩店，有没有兴趣下来看一看？”

郭子睿是个书呆子，对这些毫无兴趣，连连摇头，杨崇生却大笑起来：“好，难得来京城一次，去看看！”说着，他凑到郭子睿耳边小声说：“别疑神疑鬼的，这赵兄能有太监当马夫，身份肯定不凡，难不成还能下套骗我们两个乡巴佬？再说了，能坐一回太监拉的马车，这面子可赚大了！”

听了这话，郭子睿只得硬着头皮下了车，他正四处张望，忽听赵鸿举的笑声传了过来：“杨兄，你看这把扇子如何？”

“唔，不错！”杨崇生对这些古玩认识不深，只得支支吾吾地应对，郭子睿上前一看，不由得惊



叫起来：“这是唐寅的‘枯木寒鸦’扇！”

“还是郭兄有眼力！”赵鸿举竖起大拇指，“这把扇子，玳瑁为柄，翠玉为坠，画风古朴，当为真品无疑了，就是这价钱有些贵了。”

一听这话，杨崇生立刻满不在乎地说道：“不贵怎能称为宝物？这扇子，我买了！”说着，他豪气地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银票拍在柜台上。郭子睿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可也说不上一句话。

出了古玩店，几个人又去了好几处京城里有名的场子，眼看着天色黑了下来，郭子睿急了，名贵的东西倒是买了一堆，可这住的地方还没找到呢，想到这儿，他连忙用手捅了捅身旁的杨崇生。

杨崇生心领神会，对一旁的赵鸿举说：“赵兄，我们初来京城，连住宿的地方都还没找到。您看，要不我们就此别过，待我二人安顿下来，再请赵兄过来一聚？”

赵鸿举笑道：“行了，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保管让两位兄长满意！”他这么一说，两人便放下下心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忽然停了下来。三人下车后，郭子睿左右看了看，发现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胡同，马车停的地方则有一个小门，

连个招牌都没有，心下觉得有些不妙。杨崇生也是一脸警惕，问：“赵兄，这、这客栈在哪儿呢？”赵鸿举高深莫测地笑了起来，说：“两位兄长，今晚，咱们就住肃亲王府了！”

### 夜宿亲王府

这话一出，郭子睿的脸顿时吓白了，杨崇生反倒很镇定，笑着说：“赵兄可真会说笑，王府哪是我等草民进去的地方？”

就在这时，边上一直沉默不语的太监忽然笑着开了口：“二位公子，赵公子当年可是被皇上钦点为殿试第四名的，后来被王爷看中，请入了府中，算得上是王爷手下的得力干将。若换了别人，就算王爷不在府中，也不敢随随便便将外人带进去留宿的。”

就这样，赵鸿举将两人带进了王府，安排在一个房间，然后告了声“得罪”，便出去了。没过多久，便有一个丫鬟模样的人前来带他们去宴客厅赴宴。两人一进去，就看见赵鸿举早就坐在那儿了，身边还坐着十多位相貌靓丽的女子。

两人进来后，赵鸿举将他们引到身边的座位坐下，这才悄声说：



· 传闻轶事 ·

“这些都是王爷的妻妾，可不要乱了礼数。”说着，他又起身将两人向席上诸位介绍了一番。

酒席撤去之后，一位王爷的小妾提议掷骰子玩。郭子睿对掷骰子没啥兴趣，就独自坐着喝茶。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凑上去看个热闹，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桌面上堆满了大把花花绿绿的银票，每一张都至少是一百两。只见骰子骨碌碌一转，转眼间这些银票就换了个主儿！郭子睿费力地咽了一口唾沫，心里暗暗吃惊：这哪叫玩骰子？简直就是玩命啊！

连着几日，杨崇生都被那群女子拉着去赌钱，而郭子睿要么在房

中看书，要么和赵鸿举聊聊天下时事，日子倒也不那么难过。

这一天，郭子睿正在房中看书，忽然门开了，赵鸿举和杨崇生惊慌地闯了进来，赵鸿举急着说：“郭兄，大事不好，王爷回来了，似乎正在气头上，你和杨兄先从后门溜走，我去挡一挡王爷！”说着，他也不等两人收拾收拾，拉着他们就到了后门，一个劲地催着他们快走。

等赵鸿举离开后，郭子睿这才发现，他们两人已经在王府之外了。郭子睿苦笑了一下：“唉，只是苦了赵兄，他这一回不知得为我们承受多大的责罚呢！”

杨崇生也感叹道：“是啊，这人还真不错，但愿他没事吧。”





## 随你留洋去

事发突然，两人的行李、包裹都落在了王府里，郭子睿苦着脸说：“这下完了，别说参加科考，恐怕连家都回不了啦！”杨崇生笑道：“早就让你别来，这下可好，到了京城也参加不了科考。”

郭子睿一听大怒：“还不都是因为你想要长脸？要不是你想要坐太监拉的黑车子，要进王府留宿，哪里会生出这许多事？”

两人一路拌着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城门附近的一家茶馆前，走在前面的杨崇生忽然大叫了一声：“看，黑车子——”

郭子睿定睛一看，可不是嘛，还是那天那个太监管拉的车！

就在这时，有个书生模样的人路过，听了他俩的话，忍不住开口说道：“这黑车子在京城内可是大名鼎鼎啊，莫非两位是从外地刚来的？”

郭子睿有点好奇地问：“大名鼎鼎？此话怎讲？”

那书生笑着解释了起来，原来，朝廷里那些王公贵族，虽有衣食俸禄，但由于他们的生活奢侈铺张，最后往往是入不敷出，于是，“黑车子”便应运而生了。所谓“黑车子”，就是用黑色帷幔将马车围起来，让一名太监跟随，专门物色

那些第一次到京城游玩的人，然后将他们带到王府中，趁机“谋取”他们的钱财。

郭子睿的表情渐渐僵硬起来，他又问道：“兄台可曾听说过赵鸿举？”

“赵鸿举？这可是肃亲王府中的大红人啊，听说这‘黑车子’的点子就是他想出来的。”

此刻，那辆黑车子正来回地在城门口转悠，一阵风吹过，那黑帘飘了起来，郭子睿看得真切，果然是赵鸿举，亏得自己还为他担忧呢！想来那古玩店也是他早就谋划好的圈套，那把唐寅的“枯木寒鸦”扇铁定也是假的了；还有那些王爷的侍妾，一个劲地围着杨崇生赌钱，肯定做了不少手脚，要不杨崇生怎么会天天输？

郭子睿想到这些，禁不住苦笑了一下。这时，杨崇生开了口：“我让你随我去留洋，为的是开眼界学技术，学成了照样可以回来报效国家，可如果你参加了科考，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赵鸿举！”

郭子睿听了，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过了好久，这才抬起头来，眼神变得无比坚定：“好，这科考不参加也罢，我随你留洋去！”

（题图、插图：黄金昌）



## 探亲假期怎么用 □ 王 芬

庄文杰是一家知名外企的部门经理，最近公司有意派他去上海的分公司工作三年。领导看出庄文杰有顾虑，便对他说：“公司是想培养你，才派你外出历练学习。根据公司规定，有工作调动的员工每年享有一次十天的探亲假。三年嘛，很快就过去了，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领导的话句句在理，庄文杰被说服了，很快就打点行李飞往上海。

庄文杰适应能力强，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顺风顺水，不知不觉半年过去了。这天晚上，他和女朋友小丽通长途电话，小丽撒着娇说：“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出去旅游了。”庄文杰问：“你想去哪里玩啊？”

小丽说：“听我朋友说，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去的人都太多了，我们去远一点的，来个欧洲游怎么样？”

“这……”庄文杰不敢贸然答应，欧洲游要花的时间可不短，他不确定自己能否请到假。

“你不是还有十天的探亲假期吗？”小丽这么一说可提醒了庄文杰，他都忘了自己还有这个假期福利呢。

庄文杰向公司提出休探亲假的申请，很快就获得了批准。休假期间，他带着小丽高高兴兴地到欧洲旅游了一趟，一路上庄文杰不停地在朋友圈晒各种照片，获得了很高的点赞率。



欧洲游结束后，庄文杰回到了公司。没想到他一踏入公司大门，等待他的不是同事们热情的问候，而是一封冷冰冰的解雇信。

这下庄文杰可蒙了，他抓着解雇信跑到人事部质问：“公司凭什么解雇我？这十天探亲假期是我的正当权益！”

人事部主管沉着脸说：“探亲假期是探亲用的，你请了探亲假，没回家探亲，而是去欧洲旅游，你这是欺骗公司、借故旷工，公司决定将你解雇。”

“探亲假也是假期，既然公司已经批了，就说明我的请假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至于假期怎么用，是我个人的权利，公司以这个原因解雇我是违法的，我要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经济赔偿，绝不会由着你们欺负！”

庄文杰说到做到，很快申请了劳动仲裁，仲裁委做出了裁决：公司应支付庄文杰当下到劳动合同期满的工资。拿到裁决书，庄文杰终于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公司人事部主管相当较真：“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们不服仲裁结果，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庄文杰并不担心，诉讼就诉讼

呗，我可是有理的。谁知法院的判决结果出乎庄文杰的意料，他输了。

法院审理后认为，庄文杰享用探亲假出国旅游而没有上班工作，属于无正当理由的缺勤行为，构成旷工。公司与庄文杰解约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双方劳动合同解除，公司无需支付庄文杰当下到劳动合同期满的工资。

“难道我真的错了？探亲假期不能这样用？”看到判决结果后，庄文杰陷入了沉思……

#### 律师点评：

《探亲假期怎么用》故事涉及了一个法律问题，即探亲假期应当如何运用。

根据法律规定，探亲假，是指职工享有保留工作岗位和工资而同分居两地，又不能在工作日团聚的配偶或父母团聚的假期。

故事中，庄文杰依法享有一定时间的探亲假，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庄文杰获得探亲假期，没有去探望家人，却与他的女友一起游山玩水，这显然与探亲假要求的内容不符，公司因此认定其旷工并无不当。

（题图：丁德武）



## 本期主题：贪官的故事

提起贪官，人们无不深恶痛绝。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官们依仗手中权势，巧取豪夺、知法犯法，实乃国之祸、民之害，民间有不少故事对他们进行了讽刺和揭露……

### 三只手

大家都知道，“三只手”是贼的代称，其实，这个词最早的时候不是形容做贼的，而是用来讽刺贪官的。

早年间，有个地方出了一个贪官，他虽然位居七品，却上不知为君分忧，下不知为民造福，只知一味中饱私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县官为政不公的恶名声渐渐传到了上司那里，知府就决定私下去看一下，看看实情如何。

这日，知府打扮成一个走方郎中，来到县里，果见沿街清冷，民生凋敝。走过一条小街，知府看见一户人家门口围着许多人，便凑上去看，原来是这户人家的当家主妇刚刚上吊自杀了。

乡人一看有郎中来，如见救星，忙叫他看看是不是还有救。知府一摸脉搏，感到还有救，马上开始施针，不一会儿，上吊的主妇缓缓透口气来。她发现自己没死，不但不感激，反而白了知府一眼，又要去跳旁边的护城河，众人慌忙拉住。

知府暗想：这个妇人一定遭到了天大的冤枉，不然怎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死觅活呢？

旁边有人看到知府疑惑的样子，就说：“这户人家原有两间商铺，被恶棍‘金大棒’看中后，虚租实占，骗取了房契。她想不通，所以就寻了短见。”

知府就问：“那为什么不向县里告发呢？”

一个男人不屑地说：“告状？嘿嘿，老爷会听你的？‘金大棒’





## 刘罗锅智斗贪官

早把老爷买通了，去也是白去！”

听男人这样说，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都说开了，把县官的丑事全兜了出来。知府一听，心里就有数了，他告别大家就朝县衙而去。

此时县官正悠闲地坐在大堂上，一边品茗，一边剔牙，突然看到知府不期而至，顿时吓得变了脸色，忙从座椅上站起来，把知府迎至中堂。知府就问起店铺被占一事，问县官有没有收受贿赂。县官伸出左手说：“这只手没有拿。”又伸出右手道：“这只手没有收。”

知府一听，高深莫测地笑笑，没有再说什么，就告辞了。知府走后，县官越想越怕，他想自己捞得也差不多了，再待下去，可能连以前捞到的都保不住了，于是脱下官帽，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为政谁个无污垢，送的金银谁不收？做官两手都爱财，况吾本是三只手。”写完，拍拍屁股，挂冠南墙，连夜就逃跑了。

第二天，人们得知消息，都说：“县官老爷因‘三只手’事发逃跑了！”也由于这个原因，“三只手”一说不胫而走，成为人们形容贪官的一个口语。至于后来怎么变成了贼的代称，或许因为两者都是捞取不义之财的缘故吧！

天傍晚，乾隆皇帝来到午门散步，抬头一望，只见午门至正阳门那段御道由于年久失修，已磨损得坑坑洼洼。乾隆觉得有失皇家体面，便令和珅承办整修事宜。和珅奉旨之后非常高兴，觉得又得了个发财的良机。

三天后早朝时，和珅就带本奏道：“皇上，这段御道确实有碍观瞻，必须全部换新，至少也需白银十万两。”乾隆皇帝二话没说，立即照准。

很快，御道两旁都用草毡遮住，数百匠人日夜不休，叮叮当地干了起来。不足一月，工程就竣工了。乾隆皇帝在和珅的陪同下去察看，见御道焕然一新，不由龙心大喜，连声赞好。

谁知过了没几天，此事的底细被刘墉无意中发现了：原来和珅根本没有采办新的石料，只是将原来的石块撬起，令石匠在反面雕刻了一下，把下面的路基平整后，一铺上便跟新的一样，总共只花了一万两银子。

第二天上早朝，刘墉待大家进





殿后，飞快地将身上的朝服脱下，反过来套上，然后悄悄跟了进去。这一细节很快被和珅发现了。要知道，上朝时朝服不正，可是大不敬之罪，于是和珅故意大声说：“刘大人，你今天怎么啦？”和珅这么一咋呼，群臣都为刘墉捏了一把冷汗。

乾隆一看，便用责备的语气问：“刘爱卿，你怎么将朝服穿反了？”刘墉跪地奏道：“启奏皇上，微臣将朝服反穿了，确实不该，不过，朝服穿反显而易见，有人将御道翻了个面，再略加修饰，虽发生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恐怕就不易察觉了吧？”



乾隆一听，连忙追问：“刘爱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快细细奏来。”

刘墉奏道：“万岁，此事臣偶然听说，还请皇上先问和大人。”

和珅见东窗事发，再也无法隐瞒，忙跪倒在地，说：“臣该死，确实未去房山采石，只是将原有的石块翻转过来雕刻了一下，重新铺上。”乾隆皇帝顿时怒形于色：“你好大的胆，那么你总共花了多少银子？”

“一万两。”

“那其余的九万两呢？”

“这——”和珅拼命叩头，再也答不出话来。直到这时，群臣才

知道刘墉反穿朝服的用意。乾隆皇帝怒气满腔，可和珅与自己性情相合，凡事离不开他，只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大胆和珅，竟敢欺君罔上！朕命你速将贪污的银两退回国库，这段御道重新建造，所需银两罚你出。下不为例，否则严惩不贷。”

和珅只得自认倒霉，连连谢罪。



## 一副对联丢乌纱

从前，有一个姓张的知府，任职期间为官清正，办事公道。后来，这位张知府年纪大了，要告老返乡，皇上念他在任时上为朝廷出力，下为黎民分忧，就叫他的儿子去顶他的职，仍旧到那里去当知府。

不料张知府的儿子上任后，同他爹恰恰相反，贪赃枉法，无所不为，老百姓恨透了他。过年的时候，这位新知府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子顶父职”；下联是：“臣报君恩”。过往行人一看，背地里都骂：你有什么本事？还不是靠老子才当了个知府！

这时，一个姓李的老秀才路过这里，了解了贪官的所作所为，又看见这副对联，不禁恼火：我苦读寒窗，磨穿铁砚，考了十来次，如今还是一个穷秀才，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了知府！老秀才毕竟文字功夫过硬，一眼就看出了这副对联的毛病，他鼻子里哼了一声：“好！这次我不告倒你这个贪官，把我的姓‘倒吊’！”

老秀才就写了一张状纸，直接告到京城，没过多久，皇上降下圣

旨，把这位知府削职为民。

原来，老秀才在文字上钻了空子，状告这位知府不但颠倒乾坤，还有欺君之罪。状纸上说：“‘臣报君恩’应该君在上，臣在下；‘子顶父职’应该父在上，子在下；而且应该上下联互换。”

当官要为民做主，欺压老百姓，能得逞一时，但迟早落不了好下场。

相传唐朝大历年间，有一个县太爷离任，当地乡绅送匾一块，上书“天高三尺”。县官不解其意，还以为是乡绅对自己的颂扬，便满心欢喜地接受下来。后来，还是比他有文化的老爹悟出其意：匾文乃讥讽之语，“天高三尺”者，并非“天高”，而是“地低”之故——地皮被你这贪官刮去了“三尺”，岂不等于天高了“三尺”？

县官到了另一地就职，仍然贪得无厌。几年后离任，当地百姓也凑钱给他送了一块匾，匾上赫赫然四个大字“五大天地”。县官心想，这次的匾额总是赞美之词了吧，他洋洋得意地将此匾挂于大堂，堂下百姓却窃笑不已。原来，“五大天地”

贪官离任



说的是：“到任金天银地，在家花天酒地，坐堂办案昏天暗地，百姓含冤怨天怨地，如今离任谢天谢地”。

## 徐文长斗贪官

山阴有个县官，贪污受贿，无恶不作。老百姓都恨之入骨，可他却标榜自己清正廉明，还在县衙大门上贴出了一副对联：眼前皆赤子，头上有青天。

徐文长见了很气愤，一天趁着黑夜，跑到县衙门口，提笔把对联改成了“眼前皆赤地，头上有黑天”。老百姓见了，个个拍手称好，县官气得翘起了胡子。他探得是徐文长改的对联，就命手下人把徐文长传来问罪。徐文长心中有数，一见县官，故意问：“大人传我何事？”

县官惊堂木一拍，双眼一瞪，喝道：“大胆徐文长，你为何把本官大门口的对联改掉？”

徐文长理直气壮地反问：“请问大人，你有何凭证？平白无故讲我改对联，岂不是诬陷！”

“这个……”县官根本找不出证人，一时难以收场，只得来了个急转弯：“既然你没改，那就算了。

本县听说你才思敏捷，今天想邀你来对对子。”

徐文长知道县官不怀好意，说：“对对子可以，不过我今天很忙，最多只能对三个对子。”

“好！”县官肚里有点文才，一开始就出了个难联：“云锁高山，哪个尖峰敢出？”

徐文长一听县官想压自己，马上对道：“日穿漏壁，这条光棍难拿！”

徐文长以“光棍”自居，摆出了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且对得天衣无缝，县官也无可奈何。县官望望大堂上挂的灯笼，又吟道：“一对烛，亮亮堂堂，普照前后左右。”徐文长不假思索，随口应对道：“两盏灯，黑黑暗暗，无分南北东西。”

徐文长隐喻公堂暗无天日，县官不觉怒火中烧，说出了第三个上联：“油蘸蜡烛，烛内一心，心中有火。”徐文长借题发挥，对出了下联：“纸糊灯笼，笼边多眼，眼里无珠。”

县官见徐文长骂自己有眼无珠，差点气昏。这时，徐文长开口道：“大人，三个上联我均已对出，告辞！”说罢，“嘿嘿”一笑，扬长而去，只剩下县官目瞪口呆。

（本栏插图：陆小弟）



暴雨之夜，鱼龙混杂的运河码头来了一对父子。父病儿弱，却身怀奇珍，面对条条毒计，他们无所畏惧，只为不负故人重托，终使得宝物合璧人团圆……

# 人圆璧合

□ 陈 墨



## 1. “吉灯”显兆

清末民初，运河航道漕运兴盛，每天进出码头的货运商船昼夜不息，一些专做码头生意的客栈、饭馆也都昼夜经营，从不打烊。

那时人们认为夜里是鬼神的时间，为避免夜里经营招惹上鬼神，家家店铺都要在天黑前挂起一盏“吉”字大红灯笼，寓意趋吉避凶，请鬼神夜行之时绕个道儿走。

这天，天刚一擦黑儿，各家掌柜便都走出了店门，他们一边念叨着：“吉灯高照，鬼神不扰。”一边用挑杆子挑挂起自家的“吉灯”。就在这时，出了个蹊跷事儿，街口第一家洪记客栈的“吉灯”就是挑挂不上。

洪记客栈的掌柜五十多岁，人长得矮小精瘦，一张黑黝黝的脸上嵌着一双通红通红的小圆眼，猛一看，就好像是黑豆饼上粘了两粒赤小豆。因为他姓洪，又长了这双怪异的红眼，所以人们背地里都叫他“洪眼儿”。此时，他正瞪着那对小红眼儿，伸脖踮脚地用力挑挂着那盏“吉灯”，可“吉灯”钩子就是不往檐钩上套，这让他心里泛起了一阵急躁。

当时有个说法，叫“灯钩不套，



必有显兆”。这“显兆”指的是不吉之兆。要是别家店铺挂不上“吉灯”，就会赶紧去拜神烧利市，当天晚上绝不会再纳客营业，可这洪眼儿跟别人不一样，他挂不上“吉灯”，并没像一般人那么害怕，而是一肚子气恼，他活动了几下酸麻的胳膊，举起挑杆子还要接着再挂，就在这时，在他身后传来了小声说话的声音：“爹，这儿有家客栈。”

洪眼儿回头去看，就见街对面拐角的暗影处，站着两个人，一高一矮，看身形，那个高个儿的倾斜着身子，好像是倚靠在矮个儿的身上。这是有宿客上门，洪眼儿停住了手，眯起一双眼睛使劲地朝着那两个人打量起来。

开客栈的讲究观察客人，待把客人的身份估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才张嘴去招呼，洪眼儿也不例外。

此时，两个人缓缓地朝客栈走来，借着街上的光亮，就见那个子高些的是个中年男子，年纪有四十开外，个儿矮些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这两人看着奇怪，当时正值五月，天气闷热，可他们不仅穿着长衫，还都在头上包了个大包头。中年男子显然是身体有病，右胳膊搭在半大小子的肩膀上，靠着

那半大小子才能往前蹭着走。随着这两人越走越近，洪眼儿那一双本来眯缝着的眼睛竟然越瞪越大，而且还直往外冒红光，脸上不易觉察地滑过了一丝惊喜。

两人走到客栈的台阶前停住了脚步，半大小子仰脸看了看客栈的招牌，对中年男子说：“爹，到了。”

洪眼儿一看这个半大小子，差点乐了，怎么办呢？这小子长得可是太寒碜了，一张不大的脸上，从左眉心到右嘴角竟斜斜地挂着一道暗红色的粗疤痕，就像在脸上爬着条大蚯蚓。

洪眼儿看罢，将手里的挑杆子连着“吉灯”往旁边一放，迎了过去，说道：“二位客辛苦，您二位高抬贵腿上台阶！”

这时，中年男子抬起头来，他满面病容，那双眼睛却透出一股凜然之气。他和洪眼儿一打照面，不由得打了个愣怔，那只正迈向台阶的脚又收了回来。

半大小子见状就问：“爹，怎么了？”

中年男子没有回答，他此时在紧张地思忖着：这个掌柜的绝非善类，那双笑盈盈的小红眼，正是江湖传说的“血睛”，只有杀人无数、眼瞳被血色映染的人才会有这样一



双“血睛”！要是搁在十几天前，自己投宿这样的客栈不会有丝毫忌惮，可现在，一连多日的伤寒，让自己连运功提气都有所阻滞……还是小心为上，不能因大意而辜负了自己身上的重托。

中年男子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

“轰隆，咔嚓！”就在这时，一个炸雷猛然在头顶响起，随着雷声响起，狂风骤起，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

洪眼儿此时一把搀住了中年男子的胳膊，说：“五月天，说变就变。您这身子骨可禁不住这么大的雨，赶快进店躲躲吧。”

看风雨来势凶猛，中年男子暗中叹了口气，事已至此，只能顺水

推舟了。见中年男子抬腿迈上了台阶，洪眼儿在心里嘿嘿一乐，暗道：一条大鱼进网了！

## 2. 黑店狡盗

中年男子没看错，这洪眼儿的确不是好人，“洪记客栈”也是个黑店。

洪眼儿自幼习武，功夫虽是一流，为人却心狠手辣，一直干着劫道的营生。十年前，他偶然劫得了一件稀世奇宝——“海底玉葫芦”，却因为不小心，在江湖上走了风。为防失宝，他便带着老婆偷跑到这儿，开了这家“洪记客栈”。

俗话说得好：贼性难改，狗性难移，洪眼儿开客栈却改不了他当山贼的贼性，只要见到带着值钱物件的客人，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抢”！但他也知道，此时不比从前，开客栈不能明抢，只可暗盗。他专盯带着“财”的单身宿客，找时机给他施下剧





毒“蛇涎倒”，继而来个“全锅端”。

洪眼儿用的“蛇涎倒”可不是一般的剧毒，它得来非常不易，提取自冬眠毒蛇的涎液。这是一种慢毒，人中了“蛇涎倒”之后，要经过二十个时辰方才毒性发作。毒性一旦发作，人便会突然昏厥，倒地而亡；如正在酣睡，便自此不醒。中了“蛇涎倒”，其死亡症状极像疲累不调，周身上下找不到一点儿中毒的迹象。

“洪记客栈”紧邻着运河码头，那些单身宿客多是过路客，在客栈

住宿的时间不长。洪眼儿瞅准了这个特点，每每在宿客离店之前，将“蛇涎倒”下到客人的饭菜或茶水里。待宿客离店后，他便会巧扮跟随，最多跟到第二天，单身宿客便会毒性发作，而此时，早已掐算好时间的洪眼儿便会趁其昏厥，在第一时间将他的财物劫掠一空。

洪眼儿谋财害命从不在“洪记客栈”内，十年来，人们见到“洪记客栈”的客人都是平安进出，从没人怀疑“洪记客栈”竟是个黑店。

话说回来，洪眼儿见财起黑心，这爷俩病弱穷酸，怎么会让他认准了是“大鱼”呢？原来这洪眼儿有个常人所没有的特异功能，那就是嗅觉极其灵敏，他能嗅出常人嗅不到的气味。

鱼腥羊膻，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的气味，像金银珠宝、玉石珍玩这些宝物，不仅各有各的气味，而且越是经年日久、贵重值钱，散发出来的气味也越是浓郁。刚才洪眼儿一见到中年男子爷俩，便嗅到了阵阵玉石的气味，随着这爷俩走近，气味不仅越发浓郁，而且还非常特殊，像极了十年前劫得的那件稀世奇宝——“海底玉葫芦”的气味。

当初劫得“海底玉葫芦”时，





洪眼儿就发现那玉葫芦上镂有一个嵌孔，嵌孔的外形就似一只走兽，他断定，这件奇宝应是件“双璧”之宝。今天莫不是老天开眼，这对父子身上带着的正是自己那“海底玉葫芦”的另“半璧”？

洪眼儿一边美美地思量着，一边和半大小子一起搀扶着中年男子走上了台阶。他们来到客栈门前，忽然门帘一挑，从里边迎出来了一个女人，她是洪眼儿的老婆，叫金凤。金凤皮肤黧黑，肥硕的身板子足足比洪眼儿大出了一圈。她一出来便立刻侧过身子，往高处掀起门帘子，扯开破锣一样的嗓子说道：“哎哟喂，这大雨的天，赶紧的，快进来喝口热汤吃口热饭。”嘴上说话的工夫，她用眼角把这爷俩由上至下溜了一遍，她这一溜不要紧，黑脸上立刻显露出一丝狐疑之色。

刚才，洪眼儿迎客时喊的那句“高抬贵脚上台阶”其实是句暗语，只有发现了带着值钱物件的单身旅客，才会这样知会她，可今天这是什么情况？明摆着是两个结伴的旅客啊，要知道，给两个人同时施下“蛇涎倒”，那可是犯忌讳的。

虽然“蛇涎倒”不会留下任何中毒痕迹，但若是多人同时倒地而亡，也必定会引起别人怀疑，所

以“蛇涎倒”不能下在两个以上结伴而行的旅客身上。

金凤虽是满腹狐疑，洪眼儿却一眼也不看她。洪眼儿此时非常笃定，他见这对父子一个只剩了半条命，另一个又年少懵懂，所以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既然他们进了自己的客栈，那就已经稳操胜券，接下来这爷俩就只有乖乖地上套儿了。

### 3. 连环三套

一进客栈，洪眼儿便吩咐金凤：“赶紧开上房、烧热水，让两位客人洗个热水澡。”

这“上房”实为“伤房”，它四壁无窗，单靠着房顶的天窗通风换气，因天窗离地很高，所以天窗的关合根本由不得客人。“上房”进门右面的墙壁是夹壁墙，在这个夹壁墙上暗设了一个窥孔。

有句话叫“要得蜂蜜，先找蜂窝”，洪眼儿劫财，就要先探出客人的“财”藏在哪里。

没有包裹的客人，必是将“财”夹藏于衣衫之内，洪眼儿刚才让客人进门洗澡便是他的第一个套儿，叫“自开家门”。客人洗澡时脱下





衣衫，躲在夹壁层内的洪眼儿便通过窥孔将客人衣衫内所藏尽收眼底。

刚才洪眼儿与这爷俩近身接触时，已嗅出了那玉石气味来自中年男子身上，他殷勤搀扶就是想借机探出宝贝藏在什么地方，可中年男子那一身长衫内竟没有任何夹带。洪眼儿正奇怪，一眼便瞥见了中年男子头上的那个大头，可“男不摸头，女不摸腰”，包头在中年男子的头上，没有理由去探，这才眼珠子一转，让中年男子“自开家门”。



“上房”的摆设很讲究，四壁砌的是花墙，迎门靠墙放着一张方桌、两把靠椅，左侧是一铺大炕，炕上摆着被褥垛，右侧还用木板隔出了一个洗澡的地方。

这父子俩一进门，那个半大小子便扶着他爹上炕倚着被褥垛坐着，烧水的小伙计跟着就将热水抬来了。等小伙计将热水倒进澡盆，洪眼儿先伸手试了试水温，又将肩上的毛巾往隔板上一搭，这才对爷俩说：“二位趁着水热赶紧洗洗。”说完和伙计一起带上房门出去了。

“上房”的门一关，洪眼儿立刻支走伙计，迅疾闪入暗道，进入夹壁层，眯一眼瞪一眼地对着窥孔偷窥起来。

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又一盏茶的时间过去了，这对父子竟然一直跟两个磨盘似的盘腿坐在大炕上闭目调息，根本就没动窝，更没去洗澡。

竟然没人套儿？洪眼儿恨得直咬牙。金凤见洪眼儿泄气而归，便出主意：“依我看，你就去那屋，说帮那病鬼洗澡，趁机把包头解下来。”

洪眼儿一听，冲她一瞪眼：“你个蠢婆子，他要问起来，他没洗澡你是怎么知道的，叫我怎么说？”



说着他招了下手，让金凤附耳过来，“咱这样……”

很快，洪眼儿提着茶壶，金凤端着茶碗，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上房”门前，他们要给这爷俩下第二个套儿：“泼水探宝”。

洪眼儿轻敲了两下房门，那个半大小子将门打开。一见中年男子仍坐在炕上没动，洪眼儿心里一乐，他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假装不知情地问道：“两位客人澡洗得还好？”

金凤将茶盘放到方桌上，又接过洪眼儿手里的茶壶，满满地斟上了两碗热茶，嘴里说着：“洗完澡口渴，赶紧喝口热茶。”说着就端起一碗热茶朝中年男子跟前送，忽然她脚下一滑，一个趔趄，整碗茶水便不偏不倚地全泼到了中年男子的头上。

一旁站着的洪眼儿一见，赶忙蹿到了炕上，嘴里骂着：“你这个蠢婆子，越老越不中用了！”说着掏出手绢就去揩中年男子包头上的茶水，这一揩，他心里便是一惊，他明显感到包头里有一个硬邦邦的物件，可凭手感，又觉得有些不对。就在他想再仔细摸摸的时候，那个半大小子蹿上炕来，一看他爹的包头整个湿了，二话没说，愣愣地伸手一把将包头给拽了下来。洪眼儿

心中乐开了花，暗道：“真是个二愣子！”他立刻装作无意地朝着包头里边瞧，就见大炕上，已然散开的包头里赫然露出了两张烤饼。

洪眼儿和金凤瞬间蒙了，这么多年来，他们还是头一次泼水探宝，探出来两个烤饼。

金凤一双鱼泡眼偷瞟向洪眼儿，暗想：难不成这老东西嗅觉出岔啦？洪眼儿心中却是一震，这分明是障眼法，看来下一步得请“酩仙下界”了。

什么是“酩仙下界”呢？这是洪眼儿用来对付那些防范意识极强的住客的，就是给客人施迷香。洪眼儿用的迷香是有名的“醉魂草”，一经吸闻便会昏然酣睡，一个时辰内雷打不醒。洪眼儿就利用这个机会潜入住客房内，将客人所藏之“财”悉数探明。

当夜三更，外边风起雨住，洪眼儿再一次潜入夹层内，为防止点燃迷香漏出光亮，他一进来便用孔塞将墙上的窥孔先给堵上，再掏出解药吃了，这才从怀里取出一支竹管，倾斜竹管抖出里边一根极细的迷香，点燃后，将迷香推送回竹管内。此时，他来到窥孔前，一手拔出孔塞，一手迅疾将竹管探进窥



孔，他深吸了一口气，嘴对着竹管开始往“上房”里徐徐吹气。可奇怪了，此时竹管就仿佛变成了实心的，嘴里那口气竟然吹不出去。洪眼儿诧异地将竹管抽了回来，他刚想看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忽然就觉得窥孔那边有一股劲道十足的凉风直吹过来。洪眼儿惊得手一哆嗦，连忙稳了稳神，将迷香抖出熄灭后，扒着窥孔便朝“上房”里看。

就见“上房”里依然灯烛通亮，那个大澡盆不知什么时候被端放在了大炕上，爷俩此时正围坐在澡盆旁边玩水呢。就见中年男子闭目运气，一掌拍在水面上，立时，澡盆内便腾起了一条水练，这条水练直直地冲向房顶上的天窗，天窗应声而开。随着天窗打开，外边的清风顺便“呼”地吹进来，直拍向夹壁墙面。等水练回落，大澡盆内便溅起水花，喷得爷俩一脸水珠。那个半大小子兴奋地跟着他爹学样儿，随着这爷俩你拍我拍，天窗就如同辘轳一样不断地转动关合着。

洪眼儿简直要气疯了，要知道迷香都有一怕，那就是怕凉水罩面。中迷香昏睡的人，只要用凉水泼面，就可激醒。现在，不说中年男子这手“掌拍惊涛”让风直灌夹壁墙，

使得洪眼儿吹不进迷烟，单这“水珠溅脸”也会让迷香发挥不了作用。

直到四更天，这爷俩还在那快乐地拍着水，夹壁层里的洪眼儿一双眼睛都要瞪出血了，也没瞅到机会下手。

## 4. 麒麟玉灶

四更天刚过，这对父子竟要结账离店了，洪眼儿看了看外边，此时风停雨住，没理由再拦客，而时间又早，这爷俩还不吃喝，金凤窝在长指甲里的“蛇涎倒”也没有机会施用，这可怎么办？洪眼儿是劫财劫惯了的人，让他眼瞅着这么好的宝贝从眼皮子底下溜走，就如同割他的肉一样心疼。他向金凤一使眼色，金凤会意，跟着洪眼儿便来到密室，她快速地帮洪眼儿换了装，递过来一把弯把短刀，洪眼儿这是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趁着天还没亮，尾随这对父子，到没人的地方做了他们！

洪眼儿悄无声息地跟着这爷俩出了客栈，可跟着跟着就发觉不对了，这爷俩根本就没往远处去，而是直奔着此地最热闹的“露水集”去了。这“露水集”是天不亮就开市、天大亮就散市的一种集，它专



为方便一早就要干营生的人们。洪眼儿见这爷俩一进“露水集”，便找到卖棚布的摊前商量着什么，商量完又到了卖檩条的摊前。洪眼儿看得一头雾水。

眼看天就要大亮了，洪眼儿赶紧潜回客栈换下了身上的行头，等他再出来时，不禁愣住了。此时在运河边上的一块空地上，正在搭建一个窝棚灶，窝棚灶的灶幌子已被那个半大小子插在了灶前，就见幌子上写着四个大字：麒麟玉灶。

窝棚灶是此地食摊的一个特色，它前边垒火灶，后边搭窝棚，摊主白天在灶前边做边卖，晚上就住到后边的窝棚里。

新搭的这个窝棚灶别看面积不大，可起的灶名却威风，还用仙兽麒麟给自己打幌子。有人调侃地说，倒要看看他家开灶的时候能做出什么美食来。

很快“麒麟玉灶”就开灶了，这爷俩卖的竟是此地人最愛吃的面食——牛肉大包子。爷俩还给包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福禄包”。

这“福禄包”蒸得那叫一个好，精细的上等白面发得恰到好处，馅料是实打实的牛肋肉丁，拌馅的时候加入了九种秘制香料。顶锅大火蒸半盏茶的工夫，揭盖起屉，瓷白

玉润的包子个个头顶一朵盛开的莲花，诱人的香气溢出三里地，趁热咬上一口，油汪汪的鲜汁顺嘴直流。

“麒麟玉灶”的“福禄包”一下子便叫响了。这“福禄包”不仅好吃，还便宜，拳头大的包子一个才卖两个铜板，于是，每天来买包子的人从没断过流。

此时，暗中观察的洪眼儿看出了端倪，这爷俩卖包子光挣吆喝不挣钱，他们根本就不是冲着买卖来的，分明是在用买卖招引什么人。

还真叫洪眼儿猜对了，这爷俩确实是在招引一对母子前来赴约。

中年男子名叫马景祥，是西北武馆的一个当家武师。半年前，马景祥的拜把子兄弟李进诚染病不治，临终时，他含泪交给马景祥一样东西，并向他说出了一个深藏十年的秘密——

原来，李进诚十年前参加反清同盟事败，才逃到这西北武馆落脚，当时一家三口连夜逃命，他为引开追兵、保护妻儿，独自西逃，他老婆则带着八岁的儿子往东去投亲。临分别时，李进诚将祖传的稀世奇宝——海底玉“福禄麒麟”一拆为二，将象征着“福禄”的玉葫芦交给了妻子，自己则揣上了那个玉麒



麟。他们相约，十年后的五月十六日，到这运河码头，“福禄麒麟”合璧相认。

海底玉伏于海底，最接地气，是世间罕有的玉石品种，它的品色清澈湛蓝、华光瑞彩。大凡稀世之宝都有其玄妙之处，这海底玉“福禄麒麟”也不例外。若于暗夜之中，将玉麒麟嵌到玉葫芦的嵌孔内，形成“合璧”之势，立刻就会呈现出一幅异景：那只玉麒麟仿佛活了，就见它周身仙鳞片乍起，两只虎目炯炯放光……

李进诚交给马景祥的正是玉麒麟，他拜托兄长代己践约，一来给自己的妻儿传个口信儿，二来也能让这李家的祖传奇宝得以归宗合璧。

马景祥是个仗义的人，听了把兄弟的一番话，二话没说便慨然应允。他郑重地接下了玉麒麟，将李进诚发送完毕，便准备上路。他知道这一走就要小半年，自己十五六岁的孩子没有娘照顾，便干脆带上孩子，爷俩一

起上路了。

按说这爷俩已经到了这运河地，就应该赶紧去找李进诚的妻儿，尽快将玉麒麟交到他们母子手上，完成李进诚的托付才对，可他们为什么不去找那娘俩，而是在这开窝棚灶卖包子呢？

因为马景祥根本不认识李进诚的妻儿，连这娘俩长得什么样儿都不知道，让他怎么去找？况且这李进诚是当年朝廷通缉的要犯，哪能四处去跟人打听他的妻儿，那不是害了这对母子吗？

马景祥想出的办法就是大张旗鼓地搭建起这个“麒麟玉灶”，天天便宜卖着“福禄包”，为的是让“麒麟玉灶”的“福禄包”这个名号尽快传播开去，那娘俩听说这个名号





后一定会悟出其中“福禄麒麟”的暗示，来这儿探问究竟。

可这毕竟是马景祥自己想的一个办法，究竟能不能成功，他的心里也没底。

一连几天，“麒麟玉灶”除了每天热热闹闹地赔本卖着“福禄包”，一直没有人找上门来。眼看着时间就到了五月十六，这天，马景祥终于发现了一个情况——一个身材高挑的小伙儿一直站在离“麒麟玉灶”几十步的地方远远地朝这边观望。马景祥心中一动，但他知道，此地人杂水深，万不可大意，所以他仍稳坐在那，只是暗中观察着。

那个小伙儿在这一天的时间里，在那儿来回地转着磨，但直到太阳落山，他也没走近“麒麟玉灶”半步。

夜幕降临，马景祥爷俩坐在窝棚里，心不在焉地吃着饭，就见窝棚的门帘一挑，从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进来的正是那个小伙儿，马景祥见这个小伙儿白净面皮，五官周正，身形样貌颇似李进诚。

马景祥就朝着小伙儿问道：“这位后生，可是来买‘福禄包’的？现在已经熄灶，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小伙子摇了摇头，深施一礼，答道：“晚辈不买包子，实有一事相问，前辈您是否认识一个叫李进诚的人？”

马景祥一听，略想了想，点头说道：“大丈夫不打诳语，我和李进诚不仅相识，而且还是结拜兄弟。”

一听这话，小伙子纳头便拜，他颤着声说道：“我是他的儿子李广峻，看伯父您开‘麒麟玉灶’，卖‘福禄包’，想必是知道我家‘福禄麒麟’合璧之约了，只是我的父亲为什么没来？莫非他老人家……”

马景祥缓缓点了点头，说：“我那兄弟确已离世，他临终之时相托于我，来此地将这玉麒麟送归合璧，你既然说你是他的儿子，那你娘为何没来？你那玉葫芦又在哪里？”

小伙儿一听这话，瞬间涕泪交流，他哽咽着说：“我娘没了，玉葫芦也没了。”

## 5. 善恶果报

原来，十年前，八岁的李广峻跟着他娘东奔投亲，半路上，因为慌不择路，娘俩误入了一片山区。娘俩正艰难地翻过一道山梁，突然出现了几个蒙面山贼，这几个山贼



劫走他们的盘缠还不算完，其中一个为首的山贼竟围着他们娘俩慢慢转圈儿，一边转还一边抽着鼻子闻。忽然，这山贼面罩后边的一双红眼盯住他们，“嘿嘿”冷笑两声，一把扯散李广峻他娘的发髻，从里边一下就抽出了那个“海底玉葫芦”。

一见“海底玉葫芦”被抢走了，小广峻立刻要扑过去抢回来，他娘却紧紧地搂住他，浑身哆嗦着，求山贼放他娘俩一条生路，可为首的山贼红眼儿一瞪，一脚便把他们娘俩踹下了山崖。

李广峻的娘在摔下山崖时一直紧紧地团抱着儿子，所以李广峻摔下来时脉息尚存，而他娘已经气息皆无了。

也是李广峻命不该绝，山脚下正好有一个游方郎中经过。李广峻被这位郎中给救活了，他跟着郎中长大，并承袭了他的医术。三年前，郎中仙逝后，十五岁的李广峻便凭着自己的印象，一路打听着来到了他娘遇害的地方，他想用自己行医的便利，探访出那个红眼山贼，一来给娘报仇，二来夺回自家的“海底玉葫芦”。可是三年来一直寻访无着，眼看着到了爹娘约定的“福禄麒麟”合璧相认的日子，他这才

赶到了这运河之地。

听着李广峻的哭诉，马景祥沉思不语，一旁的那个半大小子却已是泪眼婆娑，他安慰李广峻说：“所幸你家的玉麒麟还在，让我爹保护得好好的。”一边说一边就蹲到他爹的脚前，伸手朝他爹左脚上的靴子靴帮里去掏。

马景祥立时“哼”了一声，将左脚快速一收，他盯着李广峻，半晌，朝他一招手，等李广峻到跟前，他“呼”的一扬手，“啪”地给了李广峻一掌，把李广峻都拍蒙了。马景祥抖着手，指着李广峻骂道：“你个贼厮，无凭无信，空口扯闲谎，你以为我闯荡江湖之人好骗？赶紧给我滚！”

马景祥正骂着呢，忽然停住了，他侧耳听着外边的动静，那个半大小子一见，赶紧一步蹿出窝棚，但还是晚了，就见一个黑影“刷”的一闪就不见了。

这个黑影不是别人，正是一直在暗中窥探的洪眼儿。

此时的洪眼儿一口气潜回了客栈，他心里又惊又喜。惊的是十年前的那个孩子竟然没死，刚才自己本想等他一出窝棚就一掌拍死他灭口，可不知怎么弄出了动静，险些让那爷俩给发现了；喜的是今天终



于探得了“海底玉葫芦”的另半壁竟是个玉麒麟，而且这玉麒麟就藏在那个病鬼左脚靴子的靴帮里。

既然已经知道了“财”在哪儿，洪眼儿可就不客气地要动手了。

转天一早，金凤扭着大身子到“麒麟玉灶”来买“福禄包”，可她没想到，“麒麟玉灶”冷冷清清。突然，她看见那个半大小子从窝棚里急急地往外走，这个半大小子愁容满面，金凤赶紧迎了过去，关心地询问起来。一见有人问，半大小子立刻带着哭腔说，都怪昨天晚上来了一个后生，瞎白话一顿把爹给气着了，后半夜爹的病就重了，自己现在要赶着去请郎中。

正说着，窝棚里突然传来“当”的一声，半大小子一惊，扭头就往窝棚里跑，金凤趁机也跟了进去。窝棚里光线昏暗，就见一个喝水的碗在地上被摔了个粉碎，中年男子一脸蜡黄，正喘着粗气栽在土炕上。

“你爹是想要喝水。”金凤指了指摔碎的水碗，她手脚麻利地从旁边拿过一个碗就要去帮着倒水，半大小子正使劲抱着他爹平躺在炕上，一见金凤去倒水，立刻警觉地下了炕，一把拿过金凤手里的碗，说：“我自己来。”

看半大小子端着水慢慢喂给他

爹，金凤心中可乐坏了，心说：到底是个二愣子，不知道自己正给爹喂毒药呢！

原来刚才金凤拿碗的瞬间，就已经将指甲里的“蛇涎倒”抖落到了碗里。

金凤出师大捷，凯旋回来便跟洪眼儿低声说：“我眼看着那个病鬼喝下了‘蛇涎倒’，看那样子，根本挺不过二十个时辰……”洪眼儿兴奋得两眼红光直冒，他跟金凤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

当天夜里，“麒麟玉灶”窝棚里，如豆的烛光下，半大小子正给他爹喂药，忽然他爹神情一变，人朝后仰倒下去。半大小子吓慌了，大声喊着爹，看他爹不动也不应，把手里的药碗一扔，便飞跑出去请郎中。就在这时，一条黑影溜进了窝棚，见土炕上的人已面色青白、身子直挺，便近前试其鼻息，发觉确已没了气息，手接着往下一捋，那个玉麒麟便到了他手上。

洪眼儿潜回客栈，金凤正等着他，两人蹑足潜进密室，抠开一块青砖，从里边拿出一个匣子，打开匣盖，里边立刻射出湛蓝的微光。洪眼儿拿出玉葫芦，又从怀里掏出玉麒麟，迫不及待地扣嵌了上去，嗨！严丝合缝，忽然，那只玉麒麟





好像活了，周身鳞片慢慢乍起，两只眼睛也射出两道亮丽的光芒，太漂亮了！洪眼儿和金凤两人脑袋相凑，兴奋地观看着，可是看着看着，他俩发觉不对，那光芒仿佛带刺，刺得他俩双眼生疼。

洪眼儿大叫一声：“不好！”刚要将“福禄麒麟”一把摔了，就觉得身后冷风一掠，他俩被人死死地钳住，动弹不得。

就听身后马景祥沉声说道：“我本无意与你一斗，但你步步紧逼，杀我兄弟妻子，夺人传家之宝。今天我用这诈死之计，骗你交出玉葫芦，宝贝现在既已合璧，你们的报应也就到了！”

此时，就见玉麒麟眼中的光亮越发炫目，洪眼儿和金凤的两眼却

渐渐枯萎成了空洞，随着两人轰然倒地，便一命呜呼了。

洪眼儿哪知道，这麒麟虽是祥兽，但它也是化煞之王，他和金凤杀人劫财，为世间之煞，被神兽麒麟发灵光煞了。

“麒麟玉灶”的窝棚里，马景祥将“福禄麒麟”郑重地交给李广峻。李广峻跪地拜谢，说：“小侄身无武功，无力保护这奇宝，愿将此宝奉送伯父，以谢伯父大恩！”

马景祥一听，笑了，他说：“你没有武功，有人有啊！”说着抬眼望向那个半大小子。

那个半大小子小脸一红，一把扯下了头上的包头，露出一头瀑布般的秀发，接着用手从下巴那往上一揭，脸上那个大疤就给揭了下来，露出了嫩白光洁的一张俏脸。原来这半大小子竟是个俊俏的姑娘！

马景祥笑着对看呆了的李广峻说：“她是我的姑娘，叫秀莲，也是我和你爹定下的你没过门的媳妇，贤侄看着可还愿意？”

李广峻一听，激动得连连点头，他赶紧大礼拜道：“请岳父受小婿一拜！”

（题图、插图：杨宏富）





# 时光里的 《故事会》

■ 刘磊



我十来岁的时候，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村里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压箱底的就是几本已经翻得起了卷的小人书。

有一次，我去李叔叔家串门。李叔叔是职业推销员，他带回来一本《故事会》，我看到了，就贪婪地读起来，被里面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以至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还不走。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长篇故事连载《蔷薇花案件》，反特题材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侦破过程峰回路转。我看得如痴如醉。那一期正是《蔷薇花案件》开始连载的第一期，看了开头不知道结尾，犹如品

尝了一小口蜂蜜，再想吃却没了。这下可把我急坏了，我跟李叔叔说了好几次，李叔叔答应看见再买回来，可终究没了下文。

忍无可忍之下，我跟家里要了两块钱，骑了一辆破自行车，一路打听，去了25里外的县城，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还是偷偷去的。绿色的报刊亭在街道边很显眼，《故事会》等杂志就挂在报刊亭窗口最显眼的位置。我赶紧买了一本，如获至宝一般揣在怀里，满是兴奋和自豪，一路哼着小曲回了家。

后来我用同样的办法，凑齐了全年的《故事会》，读了一遍又一遍，



##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

几乎到了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地步。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书里的每个细节，记得有一章“神秘的2400”，就是侦破案件的时候，遇到一个人，他在临终的时候，竭尽全力说出了这个数字，一直到最后才被证明，原来是特务们所在的房间号码。

从那时候起，我一直买《故事会》，读《故事会》。看得多了，能讲出的故事也就多了。每当我如数家珍、绘声绘色讲故事的时候，身旁就围满了小伙伴，我就有了一个外号“故事篓子”。

小伙伴中间，有听我讲故事不过瘾的，要借阅我的《故事会》，我舍不得，他们就千方百计巴结我，给我送好吃的，或者放学时替我背书包等。有一次，一个同学实在忍不住，上课时偷着看，被老师没收

了。谁知老师也喜欢看，并且知道我还有好多《故事会》，就要我都拿去给他看。后来老师专门设了一节课外阅读课，要同学们拿来课外读物看，无疑，我的《故事会》是最受欢迎的。

最多的时候，我攒了六七十本，我把它们装在一个木头箱子里，从1983年到1990年我参军入伍，都好好地保存起来。遗憾的是，由于父母搬了两次家，等我复员回来的时候，我收藏的那些《故事会》再也找不到了。我只好又买了一些合订本珍藏起来。

《故事会》是我读过的所有杂志中最难忘的。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扫一扫二维码，可带走、  
分享这篇文章



·本刊信息传真·

##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征文启事

为庆贺《故事会》创办600期，本刊特面向全社会征文。

一、征稿时间：2016年2月至2016年12月。二、征稿要求：1. 叙事清晰，情感真实，文字流畅；2. 篇幅控制在1500字以内。三、投稿方式：来稿请寄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信封上注明“我和《故事会》的故事”征文；或发电子邮件至 wangqi\_8656@126.com，邮件主题注明“我和《故事会》的故事”。所有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来稿均须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通讯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故事会微信号：story63，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参与互动！

· 神探夏洛克 ·

## 画家之死

这天，夏洛克接到一桩命案。死者是一个知名的画家，左手握着一支手枪，手枪子弹击中头部。这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死者可能是他杀。据死者妻子讲，有两个人都和死者有仇：一个叫龟七郎，他是死者妻子的旧恋人，三年前去了巴黎，两天前才回来；另外一个叫小田野夫，也是个画家，和死者并不认识。可这几天却三番五次来到家中，申言死者曾剽窃了他的作品，他是来讨个说法的。事有凑巧，命案发生的当天，这两个人不约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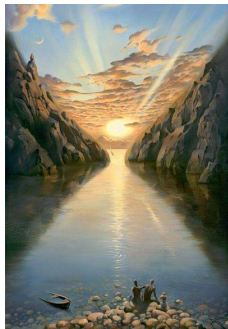
当然也可能是自杀。死者妻子说，两个月前，死者生了场大病，结果左手麻木，不能再拿画笔，这使得他心情抑郁，沮丧至极。而且，她把来访的两个客人带进会客室时，丈夫已经死了。

然而，夏洛克却断定所谓的两个客人必有一个是凶手。

请问，你能判断出谁是凶手吗？

## 超级视觉 时间流逝

俄罗斯艺术家 Vladimir Kush，擅长绘画超现实题材的作品。在这幅画作中，近看是夕阳西下的情境，而如果把画作拿远一些，画面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沙漏。让人能充分感受到时间的流逝，这样的构思真是让人赞叹！



## 疯狂QA 钱哪里去了？

有两个父亲给了他们的儿子一些钱。其中一个父亲给了儿子150元，另一个父亲给了儿子100元钱。但两个儿子却说他们一共只得了150元。那100元哪里去了呢？

###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登录 <http://t.cn/R5TkidY>。
3. 购买2016年9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29。



## 故事会 ■ 新浪微故事大赛

7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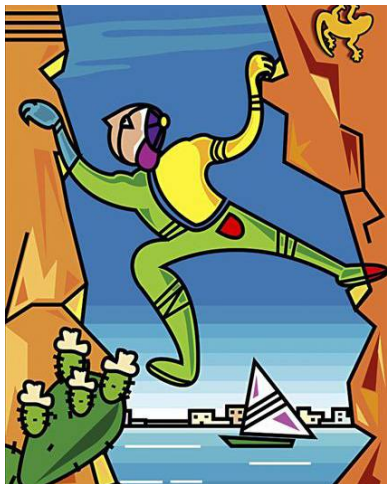
**@佳 zhui 求** “双抢”时节，局长陪同市长一行到农村考察，看到农民的打谷机陷在泥浆田里。局长二话不说，脱下皮鞋就往田里跳，却一屁股跌坐泥浆里，动弹不得。这时市长脱下凉鞋，稳稳当当地走下田去跟农民抬起打谷机。记者镜头前，大家纷纷脱鞋。市长喊道：“不会的，莫下来了，下来我还要扶你们出去。”

**@山高人为峰 5699** 结婚纪念日那天，我咬牙买了对昂贵的铂金手镯。老婆戴着它上午约几个高中同学聚会，下午和大学同学见了面，晚上又和几个女同事玩到很晚。睡觉也没舍得摘下，天快亮时，老婆说：“还是摘下吧，怕压坏我一直没敢睡。”我看了下时间说：“别，今天就是局长夫人的生日，你再享受几小时吧。”

**@kellykeron** 这天，阿芳在午睡。迷糊间，来了陌生电话。她随手拿起：“喂——”那头是低沉的男声：“是阿芳吗？”“是。”那头继续问：“你住在惠民路87号吧？准备好钱没有？”阿芳突然紧张，莫非是我之前高调秀富被人盯上？便小声问：“你咋知道的？”对方有些怒了：“快递啊，货到付款啊！”

**@十耘** 我在外边挣了钱，买辆新车衣锦还乡。哥大老远迎我，还是那身破衣裳。上了车，他眨着眼上下打量，屁股不安生地左扭右扭，嘟囔着：“挺好。你觉得屁股颠不？”我说：“哪能？这车三十多万呢，一点没觉得颠。”“哦，那就好。我带着乡亲们弄大棚，赚了百十来万，都修这条路了。”

**@四季春风 80** 同事小丽正在给我展示她前段时间去华山旅游时拍的照片。“这是华山最险的地方，一定要双手抓着铁链才能爬过去，你看，我很勇敢吧！”小丽指着一张照片骄



## 故事会 ■ 新浪微故事大赛

### 9月征集主题：挤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 (weibo.com) 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 (@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400元；银奖2名，奖金700元；优秀奖13名，奖金150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7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查看。

9月微故事征集主题：挤。人们就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里求生存，求发展，这是生活的状态，也是一种情绪。本月请你说说对“挤”的理解。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表，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截稿日期：9月21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7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傲地说。我点点头说：“嗯，我觉得那个给你拍照的人更勇敢。”

**@roseandmary1992** 小亮学习很用功，这让一直在大城市打工的父母很欣慰。过年时，小亮还大大方方地在亲戚们面前朗诵了诗歌，展示了口算能力。“像个城里孩子！帮你们卖菜算账都没问题。”亲戚们的夸奖让小亮父母乐得合不拢嘴。小亮鼓起勇气看着父母：“那，我能跟你们一起生活吗？”

**@威言松听** 小区鞭炮齐鸣，正举行垃圾分类成果展示。只见洁净的垃圾桶整齐排放，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垃圾，分

门别类，大家有秩序地把垃圾投到不同的垃圾桶中。居委会主任讲话，对垃圾分类的重大意义作了全面的阐述，生动的演讲带来热烈的掌声……垃圾车来了，垃圾混在一起拉走了。

**@fnww** 自美女茵茵调过来，大刚一到班上就叫热，甩了外套，露出鼓鼓的臂肌；小马也喊热，掀起衣服扇风，六块腹肌真晃人眼；茵茵抿嘴一乐，也扭着小蛮腰嚷：“真热。”刘嫂见了，打开空调，调到最低温度。没一会儿，三人就颤抖着求刘嫂：“这温度也太低了。”刘嫂抖抖身上厚厚的脂肪道：“我也热呀！”

# 谁的人生更美好



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躺在床上的“老教授”已经奄奄一息，但是他还不肯咽气，他在等待小汤姆。

“老教授”是马戏团的魔术师，小汤姆是小丑，两人都是马戏团的明星。然而，小汤姆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老教授”是个大骗子，他的魔术都是骗人的把戏，而自己靠

动作和语言逗乐观众才是真正的本事，为此他经常和“老教授”作对，有时候还在众人面前揭穿“老教授”的魔术。

半个小时前，小汤姆就接到了“老教授”叫人送来的消息。“马戏团这么多人，他为什么只要见我？”小汤姆想破脑袋也猜不出“老教授”的用意，最后，他一跺脚，“算了，



还是去见他吧。他毕竟是将要死的人了，应该再也不会玩出什么花样来。”小汤姆撑起雨伞，冲进了雨中。

看到小汤姆，“老教授”露出了一丝微笑。他让小汤姆坐到身边，慢慢地从被窝里拿出一块白布，白布上写满了文字。小汤姆疑惑地看着“老教授”。

“老教授”缓缓地说：“这是我毕生钻研的巫术，叫做身体置换术。驱动这个巫术，你就可以将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他人身上，替换掉他的灵魂，做你想做的人。现在我把它传给你。”

小汤姆吓了一跳，“老教授”说的是真的吗？自己以前处处跟他作对，他会把这神奇的巫术传给自己？小汤姆想着，便没有拿那块布。

“老教授”似乎已经看出小汤姆在想什么，他挤出一丝笑容，说道：“汤姆，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你。我们两个都没有家人，我早就把你看作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你身材矮小，我知道你一直为这个苦恼。如果你掌握了身体置换术，你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小汤姆低下了头。是的，23岁的他只有一米二的个头，为此他受尽了别人的嘲笑，更没有姑娘

喜欢他。“你真的原谅我吗？”小汤姆含着泪问道。

“是的，孩子。从今以后，你就做你想做的人，让别人的嘲笑见鬼去吧。”“老教授”喘着粗气说道。几分钟后，他含笑咽了气。

埋葬“老教授”后，小汤姆开始研究“老教授”传给他的巫术。巫术并不难懂，小汤姆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领会了其中的诀窍。“到底灵不灵呢？还有，我先把我的灵魂转移到谁身上呢？”汤姆在房间内小声嘀咕着。他想起了高大的驯兽师施密特，这个家伙很有女人缘；他想起了英俊的杂技演员戈登，这个小白脸更是许多女孩的梦中情人；他想起了马戏团的老板克莱恩，对每个团员都颐指气使，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他想起了……如果真的行，我就每个人都试一遍。最后，小汤姆决定了，“就先从施密特开始吧。这家伙有女人缘，让我也享受享受被女人喜欢的滋味。”

这天，马戏团的表演结束后，小汤姆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决定马上开始试验。为了安全起见，他得躺在床上，这样就算在他转移灵魂后别人发现他的身体，也只会以为他睡着了。

小汤姆给自己盖好被子，深吸



一口气，然后念起咒语，驱动了巫术。“让我的灵魂进入驯兽师施密特的身体吧！”马上，小汤姆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间酒吧里，原来小汤姆驱动巫术时，施密特正在酒吧里喝酒。“成功了！”已经占据施密特身体的小汤姆忍不住大声欢呼。

酒吧里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施密特，不，是小汤姆。“施密特先生，你怎么了？”小汤姆身旁的一个女人奇怪地问道。小汤姆回过神来，看了这个妖艳的女人一眼，原来施密特刚才正在跟这个女人调情。小汤姆笑了笑，说：“没什么，来，我们再喝几杯。”

“你是不是想快点把我灌醉，然后……”那女人媚笑着，同时把身体贴了上来。

“原来是个妓女，施密特原来是这种人。”小汤姆在心里骂道，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小汤姆点了一瓶好几百美元的酒，酒保拿酒过来时，脸色很古怪，显然，作为酒吧老顾客的施密特从来没点过这么贵的酒。“管他呢，反正又不是我小汤姆买单。”小汤姆暗笑道。在喝醉之前，小汤姆念动咒语将自己的灵魂转移了回去，他对那女人可不感兴趣。

小汤姆喜欢的是马戏团里表演空中飞人的娜塔莎，而娜塔莎喜欢的是耍杂技的小白脸戈登。小汤姆知道娜塔莎不会喜欢自己，所以只能把对娜塔莎的爱深深埋在心里。然而，现在不同了，小汤姆掌握了身体置换术。

第二天晚上，小汤姆把自己的灵魂转移到了戈登身上，他准备约娜塔莎一起去吃烛光晚餐。可是，就在他准备出门时，马戏团老板克莱恩的老婆伊莲却找上门来了。

“老板娘，你……”小汤姆疑惑地看着伊莲。伊莲迅速锁上门，然后就朝小汤姆扑上来。“放心吧，克莱恩出去办事了。”说完，伊莲就将炙热的嘴唇印了上来。小汤姆大吃一惊，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戈登与老板娘有奸情。

“我要去告诉娜塔莎，让娜塔莎看清戈登的真面目！”小汤姆马上将自己的灵魂转移了回去，然后写了一张字条，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娜塔莎的房间，敲响房门，将字条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看着娜塔莎拿着字条朝戈登的房间狂奔过去，躲在一边的小汤姆笑了。接下来的事情正如小汤姆所料，娜塔莎断然与戈登分了手。

接下来，小汤姆决定做一回老



板克莱恩，于是他驱动了巫术。然而，当小汤姆发现自己身处哪里时，就知道自己选错了时间，因为他正被一把枪指着脑袋。

拿枪的男人阴森森地说：“克莱恩，那50万美元，你打算什么时候还啊？”

“什么50万美元？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小汤姆压制着心中的恐惧，决定先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那人大吼道：“别他妈跟我装蒜。两个月前你在赌场赌输了100万美元，到目前你只还了50万美元，白纸黑字，欠条上可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小汤姆暗想：我说怎么这两个月没发薪水，原来克莱恩欠了人家100万美元！他想了想道：“以后我一个月还10万美元，可以吧？我马上给你立字据。”小汤姆知道，马戏团每个月的利润10万美元还是有的。

那人收了字据，骂骂咧咧地放了小汤姆。待那人离开，小汤姆立刻将自己的灵魂转移了回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小汤姆做了电影明星、主持人、集团总裁、政客……然而，他并不觉得开心，因为那些

掌声、荣耀和尊敬并不是给予真正的小汤姆的。

这天晚上，小汤姆躺在床上静静回想着这些天的疯狂经历，最后，他终于明白了“老教授”的用心——“老教授”就是要他的灵魂躲在别人的躯体里，做不了真正的自己，做不了自己，他就不是小丑汤姆了，也就无法给大家带来欢乐了。

明白了这一点，小汤姆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想了许久，最终把“老教授”留给他的那块白布烧了，决定今后只做小汤姆——身材矮小但心灵美好、给大家带来欢笑的小丑小汤姆。

(编译：庞启帆；推荐者：周继红)

(题图、插图：孙小片)





· 读段子 ·

## 吃货学生

◆ 老师：“生的反义词是什么？”

普通学生：“死。”

吃货学生：“熟。”

◆ 老师：“咸鱼翻身指什么？”

普通学生：“指倒霉的人突然走运。”

吃货学生：“指煎咸鱼的时候要注意翻身，不然会糊的。”

◆ 老师：“山城重庆有什么地理特征？”

普通学生：“到处都是山。”

吃货学生：“到处都是火锅店。”

(推荐者：嫣然一笑)



◆ 天津：

欢迎来到早饭可以吃半年煎饼果子的天津，请不要在购物的时候突然讲一段相声来达到砍价的目的。

◆ 哈尔滨：

欢迎来到哈尔滨，请转告你的家人，哈尔滨的夏天不下雪，冬天屋里可以穿得跟夏天一样，无论冬夏，哈尔滨人都不只是靠红肠填肚子。

◆ 南京：

欢迎来到“粉丝”很多的南京，你不必穿过大方巷、大马路、神马路、小粉桥、三步两桥、煤灰堆、前大树根和后大树根才能找到一碗鸭血粉丝汤。

◆ 沈阳：

欢迎来到故宫边上有老式爆米花机的沈阳，如果你吃冷面不喝冷面汤，别说你来过这儿。

◆ 绍兴：

欢迎来到绍兴，绍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即使不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长得不像西施、喝不了黄酒的游客，我们也都将热情地拥抱你。

(推荐者：从容)

## 五个城市的欢迎短信



## 结婚誓词新郎版

- ◆ 第一，坚持老婆的绝对领导。家里老婆永远是第一位，孩子第二位，小狗第三位，我第四位。
- ◆ 第二，认真执行“四子”原则：对老婆像孙子，对岳母像孝子，吃饭像蚊子，干活像驴子。
- ◆ 第三，爱护老婆，做文明先生，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笑脸迎送冷面孔。
- ◆ 第四，坚持工资奖金全部上缴制度。不涂改工资条，不在衣柜里藏钱。不过，每月可以申请领取 500 元零花钱，括弧，日元。

(推荐者：尹成荣)

- ◆ 问：网络游戏教会了你哪些人生道理？

答：如果遇见了敌人，那说明路走对了。

- ◆ 问：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可以当相机用的手机，而没有可以打电话的相机？

答：你在一家餐馆吃到不错的冰淇淋，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果你在一家冷饮店吃到一盘正宗的剁椒鱼头，可能就会怀疑人生了。

- ◆ 问：世界那么大，没有钱去看看怎么办？

答：还可以在家门口等着全世界的人路过。

(推荐者：卧 龙)

## 神回复

## 俏皮话

- ◆ 在导购眼里，只要你看上的衣服都是今年的流行款。
- ◆ 钱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有钱就不会穷。
- ◆ 给高三毕业生的四个忠告：别烧书，可能会复读；别紧张，将来看长相；别分手，大学的更丑；别放松，青春没剧终。
- ◆ 老师说：我和学生最远的距离不是我讲课他听不懂，而是走

在路上他假装看不见我。

- ◆ 年轻人买追星周边，就和老年人被骗买保健品一样。
- ◆ 每到“双十一”，都会突然涌现出两种人，一种自称剁手党；一种抱怨败家娘们。前者无非是炫富，后者最可恶：不仅有媳妇，还炫富！

(推荐者：潘光贤)

(本栏插图：陆小弟)



# 拉选票

■ 孙凡利

丁雅和王莉在一家模特公司上班，最近公司不景气，有可能要裁掉其中一位。为公平起见，经理让两人各拍一套写真，挂在网上让网民们投票，为期一个月，根据最后的票数多少来决定。

两个人信心满满，都誓将对手杀落马下。可一个星期过去，两人的选票数此起彼伏，势均力敌，根本没把对手拉开。丁雅的大脑先开

了窍，觉着必须要搞点小动作了。

于是，丁雅发动所有亲友，让他们帮自己投票。这么一来，丁雅的投票数水涨船高，没两天就把王莉甩在了身后。

这天，丁雅正在上班，无意中打开电脑一看，妈呀，王莉竟追上了自己。看来，王莉的脑子也开窍了。丁雅不甘心，回家后又商量对策。

因为人脉资源已经用光，丁雅和家人商量后，决定雇佣职业投票人。就这样，丁雅联系上了对方，花高价，让对方把自己的选票数推高。

这一招还真管用，局势立刻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丁雅的投票数已经是王莉的几倍了，而且，还在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丁雅看着自己的得票数遥遥领先，就等着公司宣布结果。可到了公司，经理却宣布丁雅被解雇了，王莉可以继续留下。丁雅不解，让公司给个说法，经理却保持沉默。

丁雅愤愤不平，去找找王莉，问她使了什么阴招。王莉这时也不再遮掩，说：“我只拉了一票，就把这事轻松搞定了。”

丁雅瞪大眼睛问道：“什么票这么管用？”

王莉摸着自己的小腹，说：“咱经理要当爸爸了。”





# 别有用心

■ 冯 紫



**张**根性格暴躁，动不动就跟爱人刘霞瞪眼，脾气上来了，还会给刘霞几拳头。结婚几年来，刘霞可没少吃这方面的苦头。

这天张根下班回到家，刘霞笑眯眯地问：“老公，听说你有个朋友是做理疗按摩的？”张根回答：“是马晋，这家伙手艺可好了。咋了，你哪儿不舒服了？”

刘霞说：“我能哪儿不舒服，还不是考虑到你。每天你回到家，哪次不是喊累？我就想啊，要是我学会了理疗按摩，给你这儿一按，那儿一压，不就轻松了吗？”

张根感动地说：“还是老婆待我好，你放心，明天我就跟马晋说。”

第二天，张根把刘霞要学理疗按摩的事儿跟马晋一说，马晋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于是，刘霞就利用业余时间跟着马晋学了起来。没多长时间，什么经络啦、穴位啦、手法啦，刘霞就学了个八八九九。

这天，马晋笑着说：“嫂子，学到这程度，伺候我大哥可就绰绰有余了，说实在的，大哥遇到你，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刘霞笑笑没说话。

一连多天，马晋由于忙着工作，就没跟张根联系。这天，马晋休息，就约张根吃饭。两人见了面，聊了一会儿就提到了刘霞学理疗按摩的事儿，马晋羡慕地说：“大哥，感觉不错吧？”

没想到张根竟说：“还不错呢，都是你干的好事。”

马晋一惊，忙问：“到底咋了？”

张根说：“咋了？她跟你学是别有用心，自从学会了你的那手后，这一吵架，她抓我的穴位一抓一个准，疼得我连动都不敢动了。”



# 逃 命

■ 土楼人家

张明喜欢炒股，却总是亏钱。这天，他打开电视，正巧县城的财经频道在播放《坐台讲股》，特邀的讲师，竟然是他的高中同学阿周。

阿周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消息，原来在潜心研究股票呀！就这样，张明开始关注起这个节目，按阿周的建议，张明买了几只股票，可短短一个月，手里的股票就纷纷腰斩。



这阿周也太不靠谱了，再看《坐台讲股》，发现换了主讲人。

没多久，张明到邻县走亲戚，发现阿周在邻县的电视台做节目。张明不甘心，又买了阿周推荐的几只股票。过了一个月，张明又亏得一塌糊涂。事实已经表明，阿周就是个大忽悠！

没过几天，阿周跟张明联系，说自己要去省城做节目，想宴请一下老同学。

聚会那天，阿周特别兴奋，举着酒杯全场周旋，三个小时下来，喝得嘴大舌长。这时，张明抢到阿周面前，问他：“你讲股票不靠谱，怎么还那么受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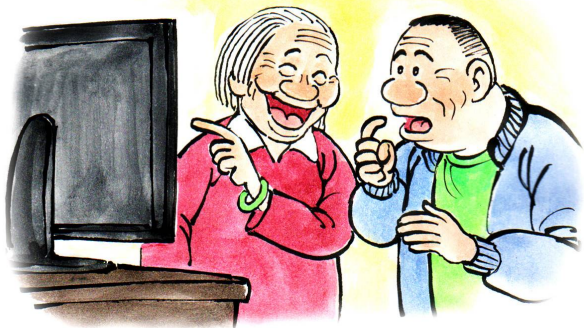
阿周一愣，问：“谁说我受欢迎？”张明说：“很多县台都请你，现在省台也请你，这就是证据。”

阿周“嘿嘿”笑起来：“电视台请我，那是我会忽悠，其实哪，我实在是没办法。”

“都去省城了还没办法？”张明觉着阿周又忽悠上了。阿周端起桌上的酒杯，一饮而尽，趁着酒劲说道：“我是逃命啊！”

“什么？逃命？”

阿周带着哭腔解释道：“自打做股票讲座，想找我算账的人越来越多，我只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去省城也只是暂时的，主要是那里的治安比县城要好一些。”



# 张大爷的困惑

■ 李威远

张大爷退休以后成了电视迷，他特别喜欢看新闻节目：两位主持人并排坐着，一人一条轮番播，几十分钟，把天下大事一网打尽。张大爷还说：“一天不看心里挂挂，三天不看没法说话。”

有一天看新闻，张大爷忽然感觉电视有些不对劲，可是到底哪儿不对劲，他也说不清楚。他要张大妈过来看，张大妈来看看去，直摇头，说：“我看你自己不对劲！”

过了几天，张大爷突然发现了问题所在：两位主播坐得越离越远，脸都贴到边框上了。张大妈心直口快地说：“肯定是他俩闹别扭了！”张大爷的心往下一沉，说：“这可不行，再大的事，也不能影响到工作呀！”他越想越着急：这样下去影响多不好，电视台的领导可能还不知道呢，得赶快告诉他们。

于是，张大爷找到电视台的电

话号码，把电话打过去，说了两个主播闹别扭的事。领导开始听不明白，张大爷反复解释，领导还是似信非信的，最后告诉张大爷：“马上调查解决。”

第二天，张大爷跟着旅游团去旅游了，过了三天，张大爷回家，打开电视机一看，问题解决了，两位主播中规中矩地坐着播音。张大爷笑着说：“领导做工作，矛盾解决了！”张大妈“哈哈”笑起来，说：“不是他俩闹矛盾，是电视机的两个零件闹矛盾。”

张大爷不明白，问：“零件咋能闹矛盾？”

张大妈说：“修电视机的师傅说，电视机画面变形，是因为有两个零件出问题了，‘不兼容’，也就是闹矛盾的意思。”

张大爷很困惑：“真想不到，零件也会闹矛盾！”





# 外国小伙 好眼力

■ 刘琴英

方沐华上大学后认识个新同学，一个交换生，叫杰克，是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帅小伙。

杰克为人热情，很快与方沐华成为好兄弟，他拍着方沐华的肩膀说道：“我眼力好，第一次见面就知道你是好人。”

见杰克自夸眼力好，方沐华决定考考他。方沐华的奶奶最喜欢吃野生鳖，方沐华带着杰克到了市场，说：“你不是眼力好吗，你能在市场里找出真正的野生山鳖吗？”



杰克转了两圈，指着一个穿蓝色工装服的小伙子，说：“他的山鳖是野生的。”

方沐华问杰克：“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杰克笑了，说道：“看鳖裙呀！鳖喜好打斗，家养的都是群居，鳖裙都有破损。山鳖稀少，都要到山上一只一只抓来的，当然鳖裙完整。”方沐华一看，果然，那只山鳖个头小，鳖裙完好。方沐华不由得冲杰克竖起了大拇指。

买好山鳖，方沐华邀请杰克到自己家去做客。两人正在客厅看电视，门开了，一个两三岁的男孩拿着玩具冲锋枪跑了进来，穿着鞋就跳上布沙发，又蹦又跳。后面一对中年男女紧跟着跑过来，嘴里叫道：“宝贝儿，慢点，别摔倒了。”

方沐华站了起来，介绍道：“爸妈，这是我的同学杰克。”

方沐华的爸妈随便点了点头，见小男孩冲进卧室，又忙着追了进去。杰克吐了吐舌头，问道：“方沐华，这男孩是你家什么人？”

方沐华笑道：“你不是眼力好吗？怎么这都看不出来？”

杰克耸耸肩，说：“中国父母对儿女向来溺爱，爷爷奶奶也把孩子们宠上了天，这根本就让我看不懂了，再加上放开的二胎政策，满大街哪分得出是祖孙还是父子啊？”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